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

失译人名出后汉录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单译经

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 序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二万八千人俱，皆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后有，如摩诃那伽心得自在。其名曰：摩诃迦葉、须菩提、憍陈如、离越多诃多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、毕陵伽婆蹉、舍利弗、摩诃迦旃延、阿难、罗睺罗等，众所知识。菩萨摩诃萨三万八千人俱。此诸菩萨久植德本，于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所，常修梵行，成满大愿，悉能通达百千禅定陀罗尼门，不舍大悲随诸众生而能饶益，绍隆三宝使不断绝能建法幢，为诸众生作不请友，到大智岸，名称普闻。其名曰：观世音菩萨、得大势菩萨、常精进菩萨、妙德菩萨、妙音菩萨、电光菩萨、普平菩萨、德首菩萨、须弥王菩萨、香象菩萨、大香象菩萨、持势菩萨、越三界菩萨、常悲菩萨、宝掌菩萨、至光英菩萨、炎炽妙菩萨、宝月菩萨、大力菩萨、无量慧菩萨、跋陀和菩萨、师子吼菩萨、师子作菩萨、师子奋迅菩萨、满愿菩萨、宝积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等，百千眷属俱。复有无量百千欲界诸天子等，各与眷属俱，赍诸天上微妙香华，作天伎乐住虚空中。诸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。各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尔时，如来大众围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

尔时，阿难承佛威神，于晨朝时，入王舍城次第乞食。尔时，城中有一婆罗门子，孝养父母。其家衰丧，家计荡尽，担负老母，亦次第行乞。若得好食，香美果蓏，仰奉于母。若得恶食，萎菜干果，而自食之。阿难见之，心生欢喜，偈赞此人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供养父母，奇特难及！”

有一梵志，是六师徒党。其人聪辩，悉能通达四围陀典、历数算计、占相吉凶、阴阳改变，豫知人心。亦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多人瞻奉，执著邪论，为利养故，残灭正法，心怀嫉妒，毁佛法众。语阿难言：“汝师瞿昙，诸释种子，自言善好有大功德，唯有空名而无实行。汝师瞿昙，实是恶人。适生一七，其母命终，岂非恶人也！逾出宫城，父王苦恼，生狂痴心，迷闷躃地，以水洒面，七日方能醒悟：‘云何今日失我所生？’举声大哭，悲泪而言：‘国是汝有，吾唯有汝一子，云何舍我入于深山？’汝师瞿昙，不知恩分而不顾录，遂前而去，是故当知是不孝人。父王为立宫殿，纳娶瞿夷，而不行妇人之礼，令其愁毒，是故当知无恩分人。”

阿难闻是语已，心生惭愧，乞食得已，还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法之中，颇有孝养父母不耶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谁教汝令发是问，诸天神耶？人耶？非人耶？汝为自以智力问于如来耶？”

阿难言：“亦无诸天龙鬼神、人及非人来见教也！向者乞食，道逢六师徒党萨遮尼乾子，见毁骂辱。”阿难即以上事向如来说。

尔时，世尊熙怡微笑，从其面门放五色光，过于东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。彼有世界，名曰上胜，其佛号曰喜王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国名严盛。其土平正，琉璃为地，黄金为绳，以界道侧。七宝行树，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，花果枝叶次第庄严，微风吹动出微妙音，众生乐闻无有厌足。处处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净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满其中。其池四边有妙香华，波头摩华、分陀利华、跋师迦华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而覆其上。其池水中，异类诸鸟相和而鸣，出微妙音甚可爱乐。有七宝船亦在其中，而诸众生自在游戏。其树林间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宝而校饰之。复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烧天宝香，诸天宝华遍布其地。喜王如来，而坐其上，结加趺坐。

彼国菩萨无量亿千，前后围绕，却住一面，合掌恭敬向于如来，异口同音俱发声言：“惟愿世尊，哀慈怜愍，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，青黄赤白，其色辉艳，难可得喻，从西方来照此大众？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愿世尊，断我疑网。”

佛言：“诸善男子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，分别解说。西方去此无量百千诸佛世界，有世界名娑婆。其中有佛，号曰释迦牟尼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大众围绕，今欲为诸大众说《大方便大报恩经》。为欲饶益一切诸众生故，为欲拔出一切众生邪疑毒箭故，为欲令初发意菩萨坚固菩提不退转故，为令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，为诸大菩萨速成菩提报佛恩故，欲令一切众生念重恩故，欲令众生越于苦海故，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，以是因缘故，放斯光明。”

尔时，大众中有十千菩萨。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辈得往娑婆世界，亲近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并欲听大方便佛报恩微妙经典。”

尔时，彼佛告诸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见彼佛应生供养恭敬难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难行苦行，发大悲愿：‘若我得成佛

时，当于秽恶国土，山陵堆阜，瓦砾荆棘，其中众生具足烦恼五逆十恶，于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断一切苦，获一切乐，成就法身，永尽无余。’其佛本愿如是。汝等今往，当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”

诸菩萨众俱发声言：“如世尊敕。”一一菩萨各将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以为眷属，前后围绕，往诣娑婆世界。所经国土，六种震动。大光普照，虚空神天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，放大光明，神足感动恒沙世界。复有无量百千万种诸天伎乐，于虚空中不鼓自鸣。是诸菩萨等往诣耆阇崛山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如来复放一光直照南方，过八十万亿诸佛国土，有世界名曰光德。彼中有佛，号曰思惟相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国名善净。其土平正，琉璃为地，黄金为绳，以界道侧。七宝行树，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，华果枝叶次第庄严，微风吹动出微妙音，众生乐闻无有厌足。处处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净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满其中。其池四边有妙香华，波头摩华、分陀利华、跋师迦华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而覆其上。其池水中，异类诸鸟相和悲鸣，出微妙音甚可爱乐。有七宝船亦在其中，而诸众生自在游戏。其树林间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宝而校饰之。复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烧天宝香，诸天宝华遍布其地。思惟相如来，而坐其上，结加趺坐。

彼国菩萨无量亿千，前后围绕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于如来，异口同音俱发声言：“惟愿世尊，哀慈怜愍，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，青黄赤白，其色辉艳，难可得喻，从北方来照此大众？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愿世尊，断我疑网。”

佛言：“诸善男子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，分别解说。北方去此无量百千诸佛世界，有世界号名娑婆。其中有佛，号曰释迦牟尼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大众围绕，今欲为诸大众说《大方便大报恩经》。为欲饶益一切诸众生故，为欲拔出一切众生邪疑毒箭故，为欲令初发意菩萨坚固菩提不退转故，为令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，为诸大菩萨速成菩提报佛恩故，欲令一切众生念重恩故，欲令众生越于苦海故，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。以是因缘故，放斯光明。”

尔时，大众中有十千菩萨。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辈得往娑婆世界，亲近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并欲听大方便佛报恩微妙经典。”

尔时，彼佛告诸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见彼佛应生供养恭敬难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难行苦行，发大悲愿：‘若我得成佛时，当于秽恶国土，山陵堆阜，瓦砾荆棘，其中众生具足烦恼五逆十恶，于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断一切苦，获一切乐，成就法身，永尽无余。’其佛本愿如是。汝等今往，当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”

诸菩萨众俱发声言：“如世尊敕。”一一菩萨各将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以为眷属，前后围绕，往诣娑婆世界。所经国土，皆六种震动。大光普照，虚空神天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，放大光明，神足感动恒沙世界。复有无量百千万种诸天伎乐，于虚空中不鼓自鸣。是诸菩萨等往诣耆阇崛山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如来复放大光直照西方，过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国土，有世界名净住。其佛号日月灯光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国名妙喜。其土平正，琉璃为地，黄金为绳，以界道侧。七宝行树，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，华果枝叶次第庄严，微风吹动出微妙音，众生乐闻无有厌足。处处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净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满其中。其池四边有妙香华，波头摩华、分陀利华、跋师迦华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而覆其上。其池水中，有异类诸鸟相和悲鸣，出微妙音甚可爱乐。有七宝船亦在其中，而诸众生自在游戏。其树林间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宝而校饰之。复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烧天宝香，诸天宝华遍布其地。日月灯光如来，而坐其上，结加趺坐。

彼国菩萨无量亿千，前后围绕，却住一面，合掌恭敬向于如来，异口同音俱发声言：“惟愿世尊，哀慈怜愍，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，青黄赤白，其色晖艳，难可得喻，从东方来照此大众？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愿世尊，断我疑网。”

佛言：“诸善男子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，分别解说。东方去此无量百千诸佛世界，有世界号名娑婆。其中有佛，号曰释迦牟尼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大众围绕，今欲为诸大众说《大方便大报恩经》。为欲饶益一切诸众生故，为欲拔出一切众生邪疑毒箭故，为欲令初发意菩萨坚固菩提不退转故，为令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，为诸大菩萨速成菩提报佛恩故，欲令一切众生念重恩故，欲令众生越于苦海故，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，以是因缘故，放斯光明。”

尔时，大众中有十千菩萨。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辈得往娑婆世界，亲近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并欲听大方便佛报恩微妙经典。”

尔时，彼佛告诸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见彼佛应生供养恭敬难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难行苦行，发大悲愿：‘若我得成佛时，当于秽恶国土，山陵堆阜，瓦砾荆棘，其中众生具足烦恼五逆十恶，于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断一切苦，获一切乐，成就法身，永尽无余。’其佛本愿如是。汝等今往，当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”

诸菩萨众俱发声言：“如世尊敕。”一一菩萨各将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以为眷属，前后围绕，往诣娑婆世界。所经国土，皆六种震动。大光普照，虚空神天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，放大光明，神足感动恒沙世界。复有无量百千万种诸天伎乐，于虚空中不鼓自鸣。是诸菩萨等往诣耆阇崛山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释迦如来放五色光明照于北方，过五百万亿那由他诸佛国土，有世界名自在称王。其中有佛，号曰红莲华光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国名离垢。其土清净，琉璃为地，黄金为绳，以界道侧。七宝行树，其树皆高尽一箭道，华果枝叶次第庄严，微风吹动出微妙音，众生乐闻无有厌足。处处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净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满其中。其池四边有妙香华，波头摩华、分陀利华、跋师迦华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而覆其上。其池水中，有异类诸鸟相和悲鸣，出微妙音甚可爱乐。有七宝船亦在其中，而诸众生自在游戏。其树林间敷师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宝而校饰之。复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烧天宝香，诸天宝华遍布其地。红莲华光如来，而坐其上，结加趺坐。

彼国菩萨无量亿千，前后围绕，却住一面，合掌恭敬向于如来，异口同音俱发声言：“惟愿世尊，哀慈怜愍，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，青黄赤白，其色晖艳，难可得喻，从南方来照此大众？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愿世尊，断我疑网。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，分别解说。南方去此无量百千诸佛世界，有世界号曰娑婆。其中有佛，号曰释迦牟尼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大众围绕，今欲为诸大众说《大方便大报恩经》。为欲饶益一切诸众生故，为欲令初发意菩萨坚固菩提不退转故，为令一切声闻、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，为诸大菩萨速成菩提报佛恩故，欲令一切众生念重恩故，欲令众生越于苦海故，欲令众生孝养父母故，以是因缘故，放斯光明。”

尔时，大众中有十千菩萨。一一菩萨皆是大众唱导之师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辈得往娑婆世界，亲近供养释迦牟尼如来，并欲听大方便佛报恩微妙经典。”

尔时，彼佛告诸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见彼佛应生供养恭敬难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释迦如来于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难行苦行，发大悲愿：‘若我得成佛时，当于秽恶国土，山陵堆阜，瓦砾荆棘，其中众生具足烦恼五逆十恶，于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断一切苦，获一切乐，成就法身，永尽无余。’其佛本愿如是。汝等今往，当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”

诸菩萨众俱发声言：“如世尊敕。”一一菩萨各将无量百千万亿诸菩萨众以为眷属，前后围绕，往诣娑婆世界。所经国土，皆六种震动。大光普照，虚空神天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，放大光明，神足感动恒沙世界。复有无量百千万种诸天伎乐，于虚空中不鼓自鸣。是诸菩萨等往诣耆阇崛山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乃至四维上下十方诸来大菩萨摩诃萨众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至如来所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异口同音各说百千偈颂赞叹于佛，赞叹佛已，却住一面。

时娑婆世界即变清净，无诸山薮、大小诸山、江河池湖、溪涧沟壑。其中众生寻光见佛，欢喜合掌，头顶礼敬，心生恋慕，目不暂舍。尔时，世尊即摄光明，绕身七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尊者阿难观察众心，亦咸皆有疑，欲显发如来方便密行故，并欲为未来一切众生开其慧眼故，欲令一切众生渡渴爱海得至彼岸永得安乐故，欲令众生念识父母师长重恩故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阿难事佛已来，未曾见佛笑，笑必有意。愿佛示之，愿佛说之，断除如是大众疑网。”

孝养品第二

尔时，大众之中有七宝莲华，从地化生，白银为茎，黄金为叶，甄叔迦宝以为其台，真珠罗网次第庄严。

尔时，释迦如来即从座起，升花台上，结加趺坐，即现净身。于其身中现五趣身，一一趣身有万八千种形类，一一形类现百千种身，一一身中复有无量恒河沙等身，于四恒河沙等一一身中复现四天下大地微尘等身，于一微尘身中复现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身，于一尘身中复现于十方一一方面各百千亿诸佛世界微尘等数身，乃至虚空法界不思议众生等身。

尔时，如来现如是等身已，告阿难言：“及十方诸来大菩萨摩诃萨，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等，如来今者以正遍知，宣说真实之言。法无言说，如来以妙方便，能以无名相法作名相说。如来本于生死中时，于如是等微尘数不思议形类一切众生中，具足受身；以受身故，一切众生亦曾为如来父母，如来亦曾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。为一切父母故，

常修难行苦行，难舍能舍，头目髓脑、国城妻子、象马七珍、辇舆车乘、衣服饮食、卧具医药，一切给与；勤修精进、戒、施、多闻、禅定、智慧，乃至具足一切万行，不休不息，心无疲倦。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故，今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故，一切众生能令如来满足本愿故，是以当知，一切众生于佛有重恩。有重恩故，如来不舍众生。以大悲心故，常修习有方便，为一切三界二十五有诸众生中不思己功，修平等慈，常修舍行方便，亦明鉴一切众生空、法空、五阴空。如是不退不没不沈空有，修实相方便故，不舍二乘，修遍学方便。以修如是甚深微妙方便故，得明鉴法相。佛法初终始末非一，然来生昏浊猖狂有三，渴爱所覆，没于苦海，为四倒之所颠倒，于有漏法中妄想所见，无我见我，无常见常，无乐见乐，不净见净，生老病死之所迁灭，念念无常，五盖十缠之所覆蔽，轮回三有具受生死，无有始终譬如循环。是以如来教迹随宜，三藏九部乃至十二部经，分流道化，随信深浅故，说众经典辩缘，使封言者著，自以顿足，已得涅槃。是以如来慈悲本誓，显大方便，运召十方一切有缘。有缘既集，于此大众中，敷演散说此妙经典，垂训千载，流布像法，使一切众生常获大安。

“是故如来垂权运化，应时而生，应时而灭。或于异刹，称卢舍那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；或升兜率陀天，为诸天师；或从兜率天下，现于阎浮提，现八十年寿。当知如来不可思议，世界不可思议，业报不可思议，众生不可思议，禅定不可思议，龙不可思议。此是佛不可思议，佛欲令一切众生知佛心者，乃至下流钝根众生皆令得知，欲令一切众生能见者即便得见；欲令不得见者，假令对目而不能见，正使声闻、缘觉有天眼通亦不得见。又佛放大光明，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有顶，所应度者皆令得见，不应度者对目不见。有时如来，或时许可，或时默然。当知诸佛世尊不可思议，不可测量，难可得知。汝今云何，能问如来如是甚深微妙难行苦行？汝作是问，真是大悲愍伤众生。闭三恶道，通人天路。阿难善听，吾当为汝，略说孝养父母苦行因缘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于阿难及诸大菩萨摩诃萨一切大众，而作是言：“乃往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尔时有国，号波罗奈。彼中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其佛寿命十二小劫，正法住世二十小劫，像法亦住二十小劫。于像法中，有王出世，号曰罗阇王，波罗奈国王，有二万夫人，大臣有四千人，有五百健象王，主六十小国八百聚落。王有三太子，皆作边小国王。

“尔时，波罗奈大王，聪睿仁贤，常以正法治国，不枉人民。惟王福德力故，风雨时节，五谷丰熟，人民优壤。尔时，波罗奈大王，有一所重大臣，名曰罗睺。罗睺大臣

心生恶逆，起四种兵，所谓象兵、车兵、马兵、步兵，伐波罗奈国，断大王命。已杀王竟，复遣四兵往诣边国杀第一太子，次复往收第二太子。其最小弟作边小国王。其小王者，形体姝大，端正殊妙，仁性调善，语常含笑，发言利益不伤人意，常以正法治国，不邪枉人民。国土丰乐，人民炽盛，多饶财宝，家计充盈。国土人民叹美其王称善无量，虚空诸天一切神祇亦皆敬爱。尔时，其王生一太子，字须阇提，聪明慈仁，好喜布施。须阇提太子者，身黄金色，七处平满，人相具足，年始七岁，其父爱念心不暂舍。

“尔时，守宫殿神语大王言：‘大王知不？罗睺大臣，近生恶逆，谋夺国位，杀父王竟，寻起四兵，伺捕二兄已断命根。军马不久当至，大王今者何不逃命去也？’尔时，大王闻是语已，心惊毛竖，身体掉动不能自持，忧恚懊恼，喑嗟烦闷，心肝恼热，宛转躃地，闷绝良久乃苏，微声报虚空中言：‘卿是何人？但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向者所宣，审实尔不？’即报王言：‘我是守宫殿神。以王聪明福德，不枉人民，正法治国，以是之故，先相告语。大王，今者宜时速出。苦恼衰祸，正尔不久。’尔时，大王即入宫中，而自思念：‘我今宜应归投他国。’复自思惟：‘向于邻国而有两道，一道行满足七日乃到他国，一道经由十四日。’即便盛七日道粮，微服寻出。去到城外，而便还入宫中，呼须阇提太子，抱著膝上，目不暂舍，粗复惊起，而复还坐。

“尔时，夫人见其大王不安，其所似恐怖状，即前问言：‘大王，今者似恐怖状。何因缘故，坐不安所，身坌尘土，头发蓬乱，视瞻不均，气息不定，如似失国，恩爱别离，怨家欲至？如是非祥之相，愿见告语。’王言：‘吾所有事，非汝所知。’夫人寻白王言：‘我身与王，二形一体，如似鸟之两翅，身之两足，头之二目。大王今者，云何而言不相关预？’王告夫人：‘汝不知耶？罗睺大臣近生恶逆，杀父王竟，伺捕二兄亦断命根。今者兵马，次来收我，今欲逃命。’即便抱须阇提太子，即出进路。

“尔时，夫人亦随后从去。时王荒错，心意迷乱，误入十四日道。其道险难，无有水草，前行数日粮饷已尽。本意盛一人分粮，行七日道；今者三人共食，误入十四日道数日，粮食已尽，前路犹远。是时，大王及与夫人举声大哭：“怪哉！怪哉！苦哉！苦哉！从生已来，常未曾闻有如是苦，如何今日身自更之？今日穷厄衰祸已至。’举手拍头，尘土自坌，举身投地，自悔责言：‘我等宿世造何恶行，为杀父母、真人罗汉？为谤正法、坏和合僧？为畋猎渔捕、轻秤小斗、劫夺众生？为用招提僧物？如何今日受此祸对，正欲小停惧怨家至，若为怨得必死不疑，正欲前进饥渴所逼，命在呼吸？’

“尔时，大王及与夫人，思是苦已，失声大哭。王悲闷绝，举身躃地，良久醒悟，复自思惟：‘不设方便，三人并命不离此死。我今何不杀于夫人，以活我身并续子命？’作是念已，寻即拔刀欲杀夫人。其子须阇提，见王异相，右手拔刀欲杀其母，前捉王

手，语父王言：‘欲作何等？’尔时，父王悲泪满目，微声语子：‘欲杀汝母，取其血肉，以活我身并续汝命。若不杀者，亦当自死。我身今者死活何在，今为子命欲杀汝母。’尔时，须阇提即白父言：‘王若杀母，我亦不食，何处有子啖于母肉？既不啖肉，子俱当死。父王今者，何不杀子济父母命？’王闻子言，即便闷绝，宛转躃地，微声语子：‘子如吾目，何处有人，能自挑目而还食也？吾宁丧命，终不杀子啖其肉也。’

“尔时，须阇提谏父王曰：‘父王今者，若断子命，血肉臭烂，未堪几日。惟愿父母莫杀子身，欲求一愿，愿莫见违。若见违者，非慈父母。’尔时，父王语太子言：‘不逆汝意，欲愿何等，便速说之。’须阇提言：‘父母今者为愍子故，可日日持刀就子身上，割三斤肉分作三分，二分奉上父母，一分还自食之以续身命。’尔时，父母即随子言，割三斤肉分作三分，二分父母，一分自食以支身命，得至前路。二日未至，身肉转尽，身体肢节骨髓相连，余命未断寻便倒地。尔时，父母寻前抱持，举声大哭，复发声言：‘我等无状，横啖汝肉，使汝苦痛。前路犹远未达所在，而汝肉已尽，今者并命聚尸一处。’

“尔时，须阇提微声谏言：‘已啖子肉进路至此，计前里程余有一日。子身今者不能移动，舍命于此。父母今者，莫如凡人并命一处。仰白一言，为怜愍故莫见拒逆，可于身诸节间净刮余肉，用济父母可达所在。’尔时，父母即随其言，于身肢节更取少肉，分作三分，一分与儿，二分自食。食已父母别去，须阇提起立住视父母。父母尔时举声大哭，随路而去。父母去远不见，须阇提太子恋慕父母，目不暂舍，良久躃地。身体新血肉香，于十方面有诸蚊虻，闻血肉香来封身上，遍体唼食，楚毒苦痛不可复言。

“尔时，太子余命未断，发声立誓愿：‘宿世殃恶从是除尽，从今已往更不敢作。今我此身以供养父母，济其所重，愿我父母常得十一余福，卧安觉安，不见恶梦，天护人爱，县官盗贼阴谋消灭，触事吉祥。余身肉血施此诸蚊虻等，皆使饱满，令我来世得成作佛；得成佛时，愿以法食除汝饥渴生死重病。’发是愿时，天地六种震动，日无精光，惊诸禽兽四散驰走，大海波动，须弥山王踊没低昂，乃至忉利诸天亦皆大动。

“时，释提桓因将欲界诸天，下阎浮提，怯怖须阇提太子，化作师子虎狼之属，张目𪘂眥，咆地大吼，波踊腾踯来欲搏啮。尔时，须阇提见诸禽兽作大威势，微声语言：‘汝欲啖我，随意取食，何为见恐怖耶？’尔时，天王释言：‘我非师子虎狼也，是天帝释，故来试卿。’尔时，太子见天王释欢喜无量。尔时，天王释问太子言：‘汝是难舍能舍，身体血肉供养父母。如是功德，为愿生天，作魔王、梵王、天王、人王、转轮圣王？’须阇提报天王释言：‘我亦不愿生天作魔王、梵王、天王、人王、转轮圣王，欲求无上正真之道，度脱一切众生。’天王释言：‘汝大愚也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

久受勤苦然后乃成，汝今云何能受是苦也？’须阇提报天王释言：‘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旋，终不以此苦，退于无上道。’天王释言：‘汝惟空言，谁当信汝？’须阇提即立誓愿：‘若我欺诳天王释者，令我身疮始终莫合。若不尔者，令我平复如本，血当反白为乳。’即时身体平复如故，血即反白为乳，身体形容端正倍常，起为天王释头面礼足。尔时，天王释即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吾不及汝。汝精进勇猛，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久。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愿先度我。’时天王释于虚空中即没不现。

“尔时，王及夫人得到邻国。时彼国王远出奉迎，供给所须称意与之。尔时，大王向彼国王说上事因缘，如吾子身肉孝养父母，其事如是。时彼邻国王闻是语已，感须阇提太子难舍能舍，身体肉血供养父母孝养如是，感其慈孝故，即合四兵还与彼王伐罗睺。尔时，大王即将四兵顺路还归，至须阇提太子别处，即自念言：‘吾子亦当死矣！今当收取身骨还归本国。’举声悲哭，随路求觅。遥见其子，身体平复，端正倍常，即前抱持，悲喜交集，语太子言：‘汝犹活也！’尔时，须阇提具以上事向父母说，父母欢喜共载大象还归本国。以须阇提福德力故伐得本国，即立须阇提太子为王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父王者，今现我父输头檀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耶夫人是。尔时须阇提太子者，今则我身释迦如来是。尔时天王释者，阿若憍陈如是。”

说此孝养父母品时，众中有二十亿菩萨，皆得乐说辩才利益一切。复有十二万菩萨，皆得无生法忍。复有十方诸来微尘等数，皆得陀罗尼门。复有恒河沙等微尘数诸声闻、缘觉，舍离二乘心究竟一乘。复有微尘数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或得初果乃至二果。复有百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复有诸天龙鬼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或发菩提心，乃至声闻、辟支佛心。

佛告阿难：“菩萨如是为一切众生故，难行苦行，孝养父母，身体血肉供养父母，其事如是。”

一切大众，闻佛说法，各得胜利，欢喜作礼，右绕而去。

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二 对治品第三

尔时，世尊处在大众，犹如日轮光明赫弈隐蔽众星，喻如大龙幡兰椿轮茜练粲烂，睹之眼眩，思之意乱，威光晃曜，色无等喻。犹萤火光，日出不现；日月虽有百千光明，方于帝释譬如聚墨；帝释虽有白净妙光，方于大梵王所有光明，犹如瓦砾方于夜光摩尼宝珠；大梵天王虽有净妙百千光明，方于如来所有光明，亦如聚墨。何以故？如来圆光七尺，乃能远照十方世界。其中众生遇斯光者，盲者得见，偻者得伸，拘躄众生即得手足，邪迷众生得睹真言。以要言之，诸不称意皆得如愿。

尔时，会中有七十大菩萨摩诃萨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佛，绕百千匝，却住一面，异口同音说百千偈赞叹如来。其名曰：不思议菩萨、离觉音菩萨、惟念安菩萨、离垢称菩萨、无量音菩萨、大名闻菩萨、明宝髻菩萨、坚师子菩萨、独步逝菩萨、舍所念菩萨、及智积菩萨、意善住菩萨、无极相菩萨、慧光曜菩萨、消强意菩萨、能拥护菩萨、至诚英菩萨、莲花界菩萨、众诸安菩萨、圣慧业菩萨、将功勋菩萨、无思议菩萨、净梵施菩萨、宝事业菩萨、处大花菩萨、善思惟菩萨、无限法菩萨、名闻意菩萨、已辩积菩萨、自在门菩萨、十种力菩萨、有十力菩萨、大圣愍菩萨、无所越菩萨、游寂然菩萨、在于彼菩萨、无数天菩萨、须弥光菩萨、极重藏菩萨、因超越菩萨、而独步菩萨、威神胜菩萨、大部界菩萨、以山护菩萨、持三世菩萨、有功勋菩萨、宣名称菩萨、日光明菩萨、师子英菩萨、时节王菩萨、师子藏菩萨、示现有菩萨、光远照菩萨、山师子菩萨、有取施菩萨、莫能胜菩萨、为最幢菩萨、喜悦称菩萨、坚精进菩萨、无损减菩萨、有名称菩萨、无恐怖菩萨、无著天菩萨、大明灯菩萨、世光曜菩萨、微妙音菩萨、执功勋菩萨、除闇暝菩萨、无等伦菩萨。各于佛前发誓愿言：“我等于世尊灭度之后，护持佛法，于十方界广令流布，使不断绝。何以故？我等今者，睹如来不思议妙色光明；于光明中，皆得闻不思议佛法；既闻法已，离于心障，累结永消，身心清净，晃如天金，万品斯照。我等思惟如是等功德利故，于如来所生大师想，生慈父想，常念佛恩，当报佛恩。何以故？得闻正法，不久当坐道场，转正法轮，度脱一切众生，皆令以得闻法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尔时，释迦如来告一切大众言：“是七十大菩萨摩诃萨，久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微尘数阿僧祇劫中，已曾供养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微尘数诸佛，于诸佛所常修梵行，供养诸佛，心不疲惓，以慈修身，善护佛法，不舍大悲，常于十方利益一切。若有众生临命终时，若闻一菩萨名，若二、若三、若四乃至七十，称名归命者，命终即往生有佛国土，莲华化生，远离淫欲，不处胞胎，离诸臭秽。其身清净有妙香气，众所恭敬，人所爱念；为人所恭敬爱念故，其心欢喜；以欢喜心故，即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能于一切众生起大慈悲心；以发慈悲心已，次亦生于利益众生心；以能利益众生心已，复能发于不舍众生心、以利益众生心、自利利彼心、灭除障碍心、寂静烦恼心、能亲近善友常生恭敬心、专意听法心、忆持不忘思惟妙义心、愿少闻多解义心、不愿于多闻而不解义心、次生信如心、信如实义心；以生如实义心已，次生如说修行心；以生如说修行心已，次生不退转心；以生不退转心已，于诸众生即生等对治心。

“如我不喜死，一切三界二十五有，有形无形，四足多足，乃至蚁子有命之属，亦复如是；是故菩萨，乃至自丧身命，终不枉夺他命。如我有钱财、谷帛、衣被、饮食、

象马车乘、国城、妻子、身体手足，供养拥护，不喜他人横来侵害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；是故菩萨，乃至自丧身命，终不于诸众生衣财饮食生于劫夺之心。如我不喜他人欺陵断我妙色姐妹妻妾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；是故菩萨，乃至丧身失命，于他美色不生邪念染污之心，况行奸恶！如我不喜面毁两舌恶口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；是故菩萨，乃至丧失身命，终不妄言两舌斗乱彼此。如我不喜杖石鞭打、搒笞拷掠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；是故菩萨，乃至丧失身命，终不杖石楚毒拷掠众生。如我不喜杻械、枷锁桁械、系闭缚勒诸苦恼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；是故菩萨，乃至丧失身命，终不枷锁系闭杻械众生。如我不喜为人所陵、强力迫胁、威恩所逼、恃怙形势、压伏戢遏、不令面自炳说自显清白者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；是故菩萨，乃至丧失身命，终不非理加于众生。

“如我为人之所供养尊重赞叹令我欢喜者，我亦常当布施众生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、一切乐具。若我造作大事，若佛事、法事、僧事，智力有限，不能令其成办，忧愁苦恼；若有智者，见我如是忧恚懊恼，不能令其事得办，便报我言：‘善男子，莫忧愁也！我当供办称意所须，令汝事办。’我闻是语心生欢喜，是故我亦当常劝化众生利益众生。如我为王贼水火县官所逼，若系若闭心生愁毒；复有智者，见我如是遇众苦难，便往我所，善言诱喻，告言：‘莫愁苦也！我当为汝求哀国王若诸大臣，若供给财贿、若设余方便，令汝解脱，使无衰恼。’我闻是语，心生欢喜。

“是故菩萨，常当勤修技艺，多诸工能、音乐倡伎、历数算计、咒术仙药、服乘象马、兜矛槊箭，出阵入阵有大武功。我有如是众妙技艺，一切众人若王大臣，不敢违逆我意。兼我复有衣财饮食、珠环钗钏、金银琉璃、珊瑚琥珀、砗磲玛瑙、真珠玫瑰、摩尼宝珠、象马辇舆、僮仆作使、宫人美女、流泉浴池、七宝台观，如是种种微妙无量百千。菩萨虽有如是威武随意技艺、百千宝藏、象马车乘、无量美女、胜妙台观、流泉浴池、一切五欲乐具，心不贪著，而常少欲知足，好乐闲静，山林树下安禅静默。虽处大众言谈语论，而心常入对治门中。虽与众生和光尘俗，出内财产生业息利，终不为恶，利益众生。若有贫穷及诸苦恼，来从菩萨求索所须，菩萨随意称心给与。菩萨若见有众生爱乐佛法，而来亲近供养承事奉侍，洗足按摩，浣濯干晒，杨枝澡水，拂拭床敷，卷□被枕，初夜后夜供给灯烛，前食后食怛钵那食、蒲阇尼食、佉陀尼食，及诸浆饮，所谓与利师浆、馥勒奢果浆、蒲萄浆、黑石蜜浆，如是承事，乃至一七至九十日，为欲求请菩萨听闻佛法；菩萨尔时，虽见是人如是供给，心不欢喜。

“何以故？菩萨久于无量阿僧祇劫中，为求佛法故，我为一切众生心无增减故，以慈悲心故，住平等心故，尔时作转轮圣王，常以十善导化一切众生，为我意故欢喜奉行

，命终之后得生人天，受微妙五欲快乐。尊严豪贵随心适意，卧起入宫，服乘鞍马，游戏园苑，伎乐自娱，欢喜饮食，无常卒至老病丧亡，家室男女愁毒懊恼，举声大哭，以手捶胸，或时拔发，食饮灰土，闷绝躃地，持幡乘车啼哭送之。殡埋既竟，室家男女手相扶持，还归本家，愁毒闷绝躃地，或时致病，或时狂痴，或时致死，于生者大损，于死者无益。是时，转轮圣王前后导从，案行国界，见诸众生受斯苦恼，愍而哀伤，而作是言：‘夫为王者，王领国土摄诸众生，虽以十善导化果得如是微妙五欲，而不免生老病死无常败坏。当知我虽以正法治国，无益于物。若无益于物，云何名为大转轮王？云何复名为大慈父？云何复名为大医王？云何复名为大导师？夫大导师者，导以正路示涅槃径，使得无为，常得安乐。我等今者名不称行。’譬如有人渴乏垂命，东西驰走求索冷水，遥见空井，心生欢喜，而作是念：‘我今此身便为更生。何以故？若不得水，命去不远。今见好井，必其望得清净冷水，济我虚渴运急之命。’作是念已，驰犇往趣。往到井上，脱所著衣举著一处，入井取水而不得水，唯见毒蛇、守宫蝮蝎、百足之属、瓦砾荆棘及诸草秽。尔时，渴人失本愿故，既不得水，众毒螫身，寻欲出井。其井朽故，陷坠嵌岩。其朽故井，深一箭道，既无梯蹬绳索杖木，虽复踊身上升，势不能高，气力羸惙还堕井底，为诸毒蛇之所啖食。命未断顷，而作是言：‘我若先知此井无水，尚不眼视，而况往取？今日苦毒，为井所误。’尔时，转轮圣王见诸人民室家男女恩爱分离受苦恼时，而作是言：‘今我身者，喻如空井，虽有井名而无有水，现有所趣而无所获，丧失身命苦恼如是。我今虽处于转轮圣王之位，七宝具足，十善导化，正法治国，令诸众生生人天中，受其微妙五欲快乐故，未能免生老病死、恩爱分离、怨憎和合、忧悲苦恼，更相哭泣。然是我过，非众生咎。所以者何？以我无有出世间法利益一切众生。虽从于我咨受善法，望获安乐，而实不能越于苦海。’

“尔时，转轮圣王复作是念：‘我身今者，喻如无智大痴施主。’尔时，施主值天大旱，七年不雨，树木燋干。时世饥馑，谷米勇贵，人民饥饿互相茹食，饮血啖肉更相残害，枉滥无辜，或父食子，或子食父，父母兄弟、妻息男女更相食啖。尔时，大施主游行观看，见诸众生饥饿憔瘁、羸瘦战掉、气力虚微、颜貌憔瘁、头发蓬乱、形体瘦黑，于其肩上或见担揭，纯是死人，所有头手、节腕臂肘、脊胁肩臂、膑膊足指，或是肝胆肠胃。时，大施主微声问言：‘汝所担揭者，是何物也？’答言：‘我所担者，是死人头手臂肘节腕也。’问言：‘汝担是死人臂肘节腕，何所作为？’答言：‘汝不知耶？天时亢旱，时世饥馑，谷米勇贵，人民饥饿，互相食耳！我所担者，是我饮食。

’尔时，施主闻是说已，心惊毛竖，闷绝躃地，以冷水洒面，良久乃苏，复更问言：‘虽是汝食，是何人肉？’尔时，饿人闻是语已，举声大哭，忧恚断绝，报施主言：‘不可言也！痛哉！痛哉！怪哉！怪哉！大施主，我今情实相语。’我所担者，或言是

父，或言是母，或言妻子，或言兄弟宗亲骨肉。尔时，诸饥饿人各各以情实自说因缘：‘大施主，更无余事。我等以饥饿因缘故，还相啖食耳！’尔时，大施主闻是语已，饮气叹息，报众人言：‘汝等今者，更莫共相食啖肉也！若有所须衣服饮食，种种汤药所须之物，却后一七，汝等大众皆集我家。我当随汝所须，衣被饮食、病瘦汤药，称意给与。’众人闻已，心生欢喜，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未曾有也。’尔时，施主还到其家，唤其夫人及其子息、僮仆作使，一切皆集。

于众人中，和颜悦色，发柔软言，告喻妻子及诸作使：‘汝等应当至心听我所说，汝等知不？天时炎旱，时世饥俭，人民饥饿，死者无数。我等居家，库藏盈满，谷米无量，可共及时种于福田。’妻子闻已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快善无量！我等身命亦随施主，况于大藏钱财饮食耶！’尔时，施主心生欢喜：‘汝等今者，真是我无上道伴。善哉！善哉！汝等诸人，应当各各而自处分，随所应作，随所应为，应作者便作，应为者速为，却后一七必令成办。’尔时，施主一一处分已竟，即自出外处处观看，何处当有平地宽博安施坛施，即时安著清净之处。除去沙卤株杌荆棘，其地清净，安施床敷氍毹毾氍。即时安施大众座处已讫，严驾五百大象，负载饮食，运趣施坛，饮食如山，乳酪如池，膏油饼脯种种肴膳百味具足，兼有种种衣服、珠环严钏、象马七珍，种种具足庄严已竟。

却后一七明相举时，亦于七日朝，槌钟鸣鼓吹大螯贝，高声唱言：‘一切大众，皆来集于大施主坛。’尔时，众人闻是唱声，心生欢喜如蒙贤圣，闻是语已，寻声往趣大会施坛，随意所取，衣被饮食、珠环钗钏、百种汤药、象马七珍，随所好喜恣意选取。尔时，施主所施之物，众人持去已尽。尔时，施主心生欢喜已，即还归家。室家妻子欢喜受乐，五欲自娱。却后一七，闻外人言：‘先所受施主衣被饮食者，皆药发而死。’或未死者，皆发是言：‘怪哉！怪哉！是大施主，虽有慈悲供给所须衣被饮食，虽复当时充饥解渴得济身命，于后数日药发丧命。’时，大施主忧恚懊恼，问其妻子：‘汝等云何成熟饮食，使恶毒药令堕食中？’妻子、作使、诸僮仆等皆言：‘不尔。’‘若不尔者，毒从何来？

’答曰：‘不审。’尔时，施主重自捡校，即入家中次第案行，见一井水而覆盖头，问诸人言：‘此是何井？’家人答言：‘此是施主于小儿时养三毒蛇，穿此一井安置其中。此井是毒蛇住处，水亦是毒，饮者杀人。’施主见已，问作使言：‘汝等先作食时，不取此井水用作食也？’作使答言：‘饮食猥多，当时运急，汲取此水用作饮食。’大施主言：‘怪哉！怪哉！如我今者愚痴无智，云何养此毒蛇，作此毒井？’告语妻子：‘速往填塞！中三毒蛇者，为吾烧杀。’是时作使速往除灭。尔时，施主灭毒井已

，出外观看，见受施者药发而死，异口同音皆言：‘坐此施主与我毒食，令我早丧身命。我若先知此食有毒者，终不啖食。’尔时，施主闻是语已，心生懊恼。

“如彼转轮圣王，虽复十善导化令诸众生得生人天，虽受如是微妙五欲微妙快乐，犹未能免生老病死。时，转轮圣王寻发愿言：‘我今应当求索无上佛法出世间法，令诸众生读诵玩习，远离生死，得至涅槃。’尔时，转轮圣王为求佛法故，于阎浮提遍处宣令：‘谁解佛法？大转轮王欲得玩习。’处处宣令，皆云言无。到一边小国中，有一婆罗门解知佛法。尔时，使者迳往诣彼，至婆罗门所问言：‘大德解佛法耶？’答言：‘解也。’尔时，使者头面礼足报言：‘大师，大转轮王欲相顾命。惟愿大师，屈神德往至彼转轮王所。’时，转轮王远出奉迎，头面礼足，问讯起居：‘冒涉涂路，得无疲惓耶？’即请入宫，于正殿上敷王御座，前请大师：‘愿坐此座。’时婆罗门，即升妙座，结加趺坐。尔时，大王见于大师端坐已定，供给所须，施安已竟，合掌向于婆罗门白言：‘大师，解佛法耶？’时婆罗门报言：‘吾解佛法。’尔时，大王报言：‘大师，为我解说。’婆罗门言：‘王大愚也！吾学是佛法，久受勤苦因乃得成。今者大王，云何直欲得闻？’尔时，大王白大师言：‘欲须何物？’婆罗门言：‘与我供养。’王言：‘所须供养，为是何物？衣被饮食耶？金银珍宝耶？’婆罗门言：‘吾不须如是供养。’王言：‘若不须如是供养者，象马车乘耶？国城妻子耶？音乐倡伎耶？’婆罗门言：‘吾都不用如是供养也。若能就王身上，剜作千疮，灌满膏油，安施灯炷，燃以供养者，吾当为汝，解说佛法。若不能者，吾欲起去。’王未答顷，寻下高座。尔时，大王即前抱持报言：‘大师，小复留怀。今我智慧微浅，功德薄少，小顷自思惟当奉供养。’尔时，转轮圣王即自思惟，而作是念：‘我从无始世界已来，丧身无数，未曾为法。今我此身，当归坏败，都无所为。今日正是其时！’仰报大师言：‘所须供养者，当速办之。’

“尔时，大王即入宫中，报诸夫人：‘而我今者，共汝等别。’时，诸夫人闻王语已，心惊毛竖，莫知所由，微声问王：‘王欲何去？’王言：‘今者我身，欲剜作千灯，供养大师。’时，诸夫人闻王语已，宛转躃地，举声大哭，闷绝吐逆，良久苏息，报大王言：‘天下所重，莫若己身。恭敬尊重，随时将养，惧畏不适，今者云何毁害捐弃？王是智人，而于今日如似颠狂鬼魅所著耶？’王言：‘不也。’‘若不尔者，何缘如是作此苦恼？供养是婆罗门，何所为耶？’王报夫人：‘欲求佛法，为一切众生。’‘若为一切众生，今日云何便见孤弃？’王报诸夫人言：‘天下恩爱皆当别离！是故吾今以身供养，欲为汝等及一切众生，于大闇室燃大智灯，照汝生死无明黑闇，断众累结生死之患，超度众难得至涅槃故。汝等诸人，今者云何违逆我心？’时，诸夫人闻王语已，默然不对，心悲噢噎，举声大哭，自拔头发，抓掻面目，复发声言：‘我等薄相，生

亡我所。’

“天王有五百太子，悉皆端正，聪明智慧，人相具足，其父爱念喻如眼目。尔时，大王语诸子言：‘我于今日欲设供养，恐身命不济，与汝等别。国土人民所有王法，从大者治。’时，诸太子闻是语已，身体肢节筋脉抽切，譬如人噎，又不能咽，复不得吐，微声问父王言：‘今日云何永弃孤背？’时，诸太子前抱王颈，或捉手足，举声悲哭：‘怪哉！怪哉！今日云何永失覆护？’尔时，大王谏晓诸子，即为宣说天下恩爱皆有别离。诸子答言：‘虽如父王所说，心情恋慕不能舍离。大王今日当赐一愿，令诸子等持此身命奉上大王，为王供养婆罗门师。’王言：‘诸子幼稚未有所识，未能堪办如是供养。如我今者远请大师，许相供养不得违错。夫为孝子不违父意，汝今云何违逆我心？’时，诸太子闻是语已，举声吼唤，惊动神祇，举身投地如太山崩。尔时，大王复与诸小国王一切辞别，还至殿上，往大师所，脱身璎珞上妙衣服，举著一面，端身正坐，告诸大臣、诸小国王、五百太子、二万夫人：‘汝等今者，谁能为吾剜身千疮？’夫人、太子及诸群臣，皆共同心而作是言：‘我等今者，宁以利刀自剜两目，终不能以手剜王身也！’尔时，大王心生忧恼：‘而我今者单子孤露，大众之中乃无一人见佐助也！’

“尔时，大王有一旃陀罗，其性弊恶，人所怖畏，寻声往趣，语诸太子：‘且莫忧苦也！我有方便，能令大王事不得成。若不成事，还王领国土，如本不异。’诸太子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。时旃陀罗往到王前，语大王言：‘大王今者何所作为？’王告之言：‘剜身千灯，供养大师。’时旃陀罗言：‘欲剜身者，我能为之。’王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报旃陀罗言：‘汝今真是我无上道伴！’时旃陀罗即在王前，譀喊嗡张，高声唱言：‘大王当知杀人之法，断头截颈，割断手足，抽筋拔肋，苦痛如是。大王今者，能堪是不？’王闻是语，心怀欢喜。时，旃陀罗持牛舌刀就王身上，于晌速顷，遍体剜作数满千疮。时，旃陀罗谓王意退而反不移，投刀于地，驰走而去。尔时，大王于身诸疮灌满膏油已，取上妙细氎缠以为炷。

“尔时，婆罗门大师，见于大王作是事已，作是念言：‘我今应当先为大王宣说佛法。何以故？大王今当燃身诸灯，恐命不济。命若不济，谁当听法？’思惟是已，告大王言：‘精进如是，难为能为，修此苦行，为闻佛法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王宣说佛法。’王闻是语，心大欢喜。譬如孝子新丧父母，其子愁毒苦不可言，父母还活，其子欢喜，王闻是语亦复如是。时，婆罗门即便为王而说半偈，谓兴衰法：

“‘夫生辄死，此灭为乐。’

“王闻法已，心生欢喜，告诸太子及诸大臣，而作是言：‘诸人若于我有慈愍心者，应为我忆持是法。’于诸国土处处聚落有人民处城市巷陌，宣王优命：‘诸人当知，大转轮王见诸人民一切众生，没于苦海未能出恶，于诸众生起大悲心，剜身千灯求于半偈。诸人今当感大王大慈悲心，应当书写此偈读诵玩习，思惟其义，如说修行。’诸人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，异口同音赞大王言：‘善哉！大王，真是大慈悲父，为诸众生修此苦行。我等应当速往书写，或纸或帛，或于石上，或于树木、瓦砾草叶、蹊径要路、多人行处，亦皆书写。’其见闻者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“尔时，大王即燃千灯供养大师，其明远照十方世界。其灯光中亦出音声说此半偈，其闻法者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其光上照乃至忉利天宫，其灯光明悉能蔽隐诸天光明。时忉利天王，见此光明远照天宫，即作是念：‘以何因缘有此光明？’即以天眼观于世间，见是大转轮王以大慈悲熏修其心，为一切众生故，剜身千灯供养大师，为度一切众生故。‘是故我等今当往于世间，劝戒佐助令心欢喜。’即下世间化作凡人，往诣王所，问大王言：‘剜身千灯，修此苦行，为求半偈，何所作为？’报言：‘善男子，我为一切众生故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’尔时，化人即复释身，光明威耀，曒然炳著。时天帝释报大王言：‘作是供养，愿求天王耶？魔王、梵王耶？’是时，转轮圣王报天帝释言：‘我亦不求人天尊贵，正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一切众生故，不安者安，不解者解，未度者度，未得道者欲令得道。’天帝释言：‘大王今者不乃愚耶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久受勤苦乃可得成，汝今云何欲求无上道耶？’报天帝释言：

“‘假使热铁轮，在我顶上旋，

终不以此苦，退于无上道。

“‘汝今虽发是言，吾不信也。’时，转轮圣王即于天王释前，立此誓言：‘我若不真实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欺诳天王释者，使我千疮终无愈时。若不尔者，血当为乳，千疮平复。’说是语时，即复如故。天王释言：‘善哉！大王，真是大悲！修大悲者，如是苦行，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得三菩提时，要先度我。’时，天帝释放大光明遍照王身，与百千诸天俱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五百大子见其父王，身疮平复，欢喜无量，即前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父，异口同音俱发声言：‘未曾有也！今者父王，真是大悲愍伤一切。’王报太子：‘汝等若是孝子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’是诸太子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，感于父王重恩分故，寻声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二万夫人、百千婇女亦复如是。尔时，众中有七十恒河沙等众生，皆发声闻、辟支佛心。复有无量天及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

非人等，见闻是已，皆发道心，欢喜而去。”

发菩提心品第四

尔时，会中有一大菩萨摩诃萨，名曰喜王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仰白如来，而作是言：“菩萨云何知恩报恩？”

佛告喜王菩萨：“善男子，谛听！谛听！菩萨摩诃萨知恩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报恩者，亦当教一切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若发菩提心，云何而发？菩萨因何事故，所以能发？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初发三菩提心时，立大誓愿，作如是言：‘若我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当大利益一切众生，要当安置一切众生大涅槃中，复当教化一切众生悉令具足般若波罗蜜，是则名为自利，亦名利他。是故初发菩提心者，则得名为菩提因缘、众生因缘、正义因缘、三十七助道法因缘，摄取一切善法根本。是故菩萨名为大善，亦名一切众生善根，能破一切众生身口意等三业诸恶。一切世间所有誓愿，及出世间所有誓愿，无有能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如是誓愿无胜无上。菩萨摩诃萨初发三菩提心时，有五事：一者、性，二者、行，三者、境界，四者、功德，五者，增长。菩萨若能发菩提心，则得名为菩萨摩诃萨，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修大乘行。是故初发菩提心，即能摄取一切善法。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，修行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若不发心终不能得，是故发心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根本。菩萨摩诃萨见苦众生心生怜愍，是故菩萨因慈悲心故，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能习三十七品；因三十七品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发心名为根本。发菩提心故行菩萨尸罗，是故发心名根、名因，名枝、名叶，亦名华、名果，亦名为子。

“菩萨发心毕竟、不毕竟。毕竟者，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终不退失。不毕竟者，有退有失。退有二种，毕竟退、不毕竟退。毕竟退者，终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能推求修习其法。不毕竟退者，求菩提心修习其法。是菩提心有四种：一者、若善男子、若善女人，若见若闻诸佛菩萨不可思议事，尔时即生信敬之心，作是念言：‘佛菩萨事不可思议！若佛菩萨不可思议事是可得者，我亦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是故至心念于菩提，发菩提心。复有不见诸佛菩萨不思议事，以闻诸佛菩萨秘密之藏，闻已即生信敬之心，得生信心故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摩诃般若，是故发菩提心。复有不见诸佛菩萨不思议事，亦不闻法，见法灭时，复作是念：‘无上佛法，能灭众生无量苦恼，作大利益。惟诸佛菩萨，能令佛法久住不灭。我今亦当发菩提心，令诸众生远离烦恼。愿我此身受大苦事，护持佛法久住于世故，发菩提心。’复有不见诸佛菩萨法灭之时，唯见恶世诸众生等，具重烦恼、贪欲、嗔恚、愚痴等，无惭无愧、悭吝

等，嫉妒恚痴、苦恼等，不信邪疑懒惰等，见是事已，即作此念：‘大恶世时，众生不能修善。如是恶时，尚不能发二乘之心，何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我今当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已，乃当教一切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’”

尔时，喜王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知恩，自发菩提心，菩萨报恩，教一切众生令发菩提心者，如来世尊于生死时，初发菩提心，因何事发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过去久远不可计劫生死中时，以重烦恼起身口意业故，堕在八大地狱。所谓阿诃诃地狱、阿婆婆地狱、阿达多地狱，铜釜大铜釜、黑石大黑石，乃至火车地狱。我于尔时，堕在火车地狱中，共两人并挽火车。牛头阿傍在车上坐，缄唇切齿，张目吹火，口眼耳鼻烟炎俱起，身体殊大，臂脚盘结，其色赤黑，手执铁杖随而鞭之。我时苦痛努力挽车，力励前进。时我徒伴，劣弱少力，劣弱在后。是时牛头阿傍，以铁叉刺腹，铁杖鞭背，血出沐浴随体而流。其人苦痛，高声大唤苦痛难忍，或称父母，或称妻子，虽作如是唱唤无益于己。我时见是受大苦恼，心生哀愍，因慈心生故发菩提心，为此众罪人故，劝请牛头阿傍：‘此罪人者，甚可怜愍！小复加哀垂慈怜愍。’牛头阿傍闻已，心生嗔恚，寻以铁叉前刺我颈。寻时命终，即得脱于火车地狱百劫中罪。我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，即脱火车地狱之罪。”

佛告喜王：“挽火车者，今我身是，因发菩提心故疾得成佛。是故当知，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其事非一。或因慈心，或因恚心，或因施心，或因悭心，或因欢喜，或因烦恼，或因恩爱别离，或因怨憎和合，或因亲近善知识，或因恶友，或因见佛，或因闻法。是故当知，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各各不同。喜王当知，菩萨摩诃萨知恩报恩，其事如是。”

说是法时，万八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一切大众中有得须陀洹乃至阿罗汉。时天龙鬼神、人及非人，亦能发声闻、辟支佛心，闻法欢喜，头面作礼，右绕而去。

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三 论议品第五

尔时，如来为母摩耶夫人并诸天众，说法九十日。阎浮提中亦九十日，不知如来所在。大目揵连神力第一，尽其神力，于十方推求，亦复不知。阿那律陀天眼第一，遍观十方三千大千世界，亦复不见。乃至五百大弟子，不见如来，心怀忧恼。优填大王恋慕如来，心怀愁毒，即以牛头栴檀，摽像如来所有色身，礼事供养，如佛在时无有异也。

尔时，大王召诸六师，卜问如来为何所在。尔时，六师即作是言：“大王当知，瞿昙沙门正是幻术所化作耳！幻化之法，体无真实。大王当知，我等经书四围陀典，说言千年二千年，当有一幻人出世。瞿昙沙门正是其人！”

尔时，阿那律陀往诣大王所，白言：“大王当知，如来近在忉利天，却后七日当还阎浮提。”王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宣令国土扫洒烧香，悬缯幡盖竞共集聚，设众供养种种肴膳华香伎乐。

尔时，六师见众人集聚，设诸供养种种肴膳。六师问言：“汝等诸人设是供养，欲请国王耶？王子耶？”

答言：“非也！”

“若不尔者，为请大臣耶？婆罗门、居士耶？若不尔者，亲族会耶？”

答言：“非也！欲请于佛。”

六师问言：“佛者是谁？”

答言：“一切智人。”

复言：“一切智人为是谁耶？”

答言：“大慈悲父！汝不知耶？白净王种，豪尊第一，从劫初已来嫡嫡相承作转轮王，近来二世不作转轮王。虽不作转轮王，而作阎浮提王。兄弟三人其最长者，号曰净饭王。其次弟二，名曰斛饭王。其最小者，名曰甘露饭王。净饭王生二子，长者名悉达，小者名难陀。斛饭王复生二子，长者名提婆达，小者名阿难。甘露饭王生一女，名甘露味女。尔时，大兄悉达太子，出城观看，见老病死患，忧思不食，悲念人生当有此患，无贵无贱有形之类无免此者。即夜踰出宫城，菩提树下苦行六年，然后得成一切智，故号一切智人。独悟成佛，具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乃至一切种智。其生七日，母命便终，生忉利天。佛为母说法经九十日，却后一七当还阎浮提。”

尔时，六师闻是语已，心生嫉妒，忧恚苦恼。即时，六师徒众集聚，共论议言：“瞿昙沙门，若还阎浮提者，一切人民皆当舍我，供养瞿昙。我等孤穷，恐当不济。”

尔时，六师复作是念：“我等今当速往多人众中。”唱如是言：“诸人当知，瞿昙沙门实无所知。黄口小儿，近出释氏宫，菩提树下，自言得一切种智。当知此则虚妄之言。所以然者？阿耆达王来请瞿昙，所施供养唯是马麦，瞿昙不知为恶而便受请，当知非一切智也。复次问于阿难：‘安居余有几日在？’阿难言：‘余有七日在。’复次问于阿难：‘祇桓中何以多乌鸟声？’阿难言：‘众鸟诤食。’适生一七，其母命终，以是事故，当知是薄相人，亦是极恶之人。所以然者？生已丧其母故。又复非慈孝非供养，目下朝夜供给，而反捐弃，入于深山。亦是无恩分人，父王为纳娶瞿夷，竟不行妇人之礼，令憍昙弥受大苦恼。是故当知，不知恩不念恩。瞿昙沙门，徒众无尊无卑，五百

弟子各称第一。师既无法，弟子亦无修行之业，乃至知敷具人陀骠比丘亦称第一，聪明智慧舍利弗亦入其中，讷钝槃特比丘亦入其中，乃至少欲之人耶输陀罗比丘尼亦入其中，舍卫城中淫乱不善莲华色女亦入其中，乃至稚小无智均提小儿亦入其中，乃至极老须跋陀罗年百二十亦入其中，乃至豪尊诸释种亦入其中，极下贱王舍城中担粪秽人亦入其中。是故当知，瞿昙法中猥杂竞共入中，皆无尊卑不可恭敬。譬如大风吹诸树叶聚在一处，瞿昙佛法亦复如是。譬如众鸟，随逐世间人所遗弃衣服饮食，瞿昙徒众随取食之。汝等诸人，今日云何欲请瞿昙？”

众人闻已，譬如大地不可亏动。大众渴仰如来，虽闻六师作如是说，心如金刚无有增减，渴仰如来如渴须饮。却后一七，如来从天来下至阎浮提。无量百千诸天，随从如来放大光明，神力感动作天伎乐百千万种，乃至一切天、一切龙鬼神、乾闼婆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。一切大众皆悉云集，礼拜供养。尔时，优填大王，大众围绕，远迎如来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六师徒众集聚复作是念：“我等今者，衰祸将至。虽复众人之中唱说此言而不信受，今当复往天人大众之中，宣令如是，可知清白。”尔时，六师作是念已，与其徒众八千人俱，前后围绕，往诣大众，到已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复有一乾闼婆子，名曰闼婆摩罗，弹七宝琴往诣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住一面。鼓乐弦歌出微妙音，其音和雅悦可众心。声闻、辟支佛等，不觉动身起舞，须弥山王涌没低昂。

尔时，如来即入有相三昧，以三昧力令其琴声远闻三千大千世界。其音具足演说苦、空、无常、不净、无我。放逸众生闻此妙音，具足演说如来知恩报恩，久于无量阿僧祇劫孝养父母。一切众生皆随声至阎浮提，往到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大众瞻仰如来，目不暂舍。如来尔时三昧宴默，一切大众亦皆默然。于大众中有七宝塔，从地涌出住在空中，无数幢幡而悬其上，百千宝铃不鼓自鸣，微风吹动出微妙音。

尔时，大众见此宝塔从地涌出，心生疑网：“以何因缘，有此宝塔从地涌出？”诸声闻众舍利弗等，尽思度量亦复不知。旧住娑婆世界菩萨摩诃萨，乃至弥勒菩萨亦复不知。

尔时，六师作是念：“复何因缘有此宝塔？若有人来问我者，而我不知。若不知者，云何复名一切知见？”复作是念：“瞿昙何不速为大众敷演斯事？”

尔时，如来出于三昧。释提桓因忉利天王，即以天衣敷师子座。尔时，如来即升此座，结加趺坐，如须弥山王处于大海。

尔时，弥勒菩萨观察众心，咸皆有疑，自亦未了，即从座起，往到佛前，头面礼足，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，有此宝塔从地涌出？”

佛告弥勒菩萨：“乃往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出现于世，教化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，皆令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其佛灭度后，于像法中，有国名波罗奈。其波罗奈大王，聪睿仁贤，常以正法治国，不枉人民。王主六十小国八百聚落。王了无子，王自供养奉事山神、树神、一切神祇，经十二年不懈不息求索有子，第一夫人便觉有娠，十月足满生一男儿。其子端正，人相具足。生已，召诸大臣、诸小国王，占相吉凶即为立字。以其太子，性善不嗔，名曰忍辱。忍辱太子，其年长大，好喜布施，聪明慈仁，于诸众生等生慈心。尔时，大王有六大臣，其性暴恶，奸诡佞谄，枉横无道，人民厌患。时六大臣自知于行有违，常怀嫉妒，憎恶太子。

“尔时，大王身婴重病，苦恼憔瘁，命在旦夕。忍辱太子往告诸臣：‘父王困笃，今当奈何？’诸臣闻已，心生嗔恚，报太子言：‘王命不久。何以故？欲求妙药不可得故，是以当知命去不远。’太子闻已，心生苦恼，闷绝躃地。时六大臣即入静室共谋议言：‘忍辱太子不除去者，我等终不得安隐也。’作是念已，第一大臣言：‘忍辱太子无事可除。’一臣复言：‘我有方便能除去之。’即往太子所报太子言：‘臣向在外，于六十小国八百聚落中，求觅药草了不能得。’太子问言：‘所求药草为是何物？’大臣报言：‘太子当知，求药草者，正是从生至终，不嗔人眼睛及其人髓。若得此药，得全王命。若不得者，命在不久。于诸国土无有此人。’太子闻已，心生忧恼，即报大臣：‘今我身者，似是其人。何以故？我从生已来未曾有嗔。’大臣言：‘太子若是其人者，此事亦难。何以故？天下所重，莫若己身。’太子言：‘不如诸臣所言也。但使父王病得损者，假使舍百千身亦不为难，况我今日此秽身也！’大臣报言：‘如此之事，随太子意。’

“尔时，忍辱太子心生欢喜，而作是念：‘若使此药能除父王病者，宜应速办此事。’忍辱太子即入宫中，到其母所，头面礼足，合掌向母，而作是言：‘今者此身欲为父王作治病药，恐其身命不得存立，是故与母共别。愿母莫忧苦恋慕其子！’其母闻是语已，心生闷绝，忘失四方。譬如人噎，又不得咽不能劝进，又不得吐不能劝退。即前抱其太子闷绝，以水洒面，良久乃苏。尔时，太子白其母言：‘父王身命须臾之间不得久停，宜时速办，令王服之。’尔时，太子即呼大臣诸小国王，于大众中即宣此言：‘

我身今者与大众别。’尔时，大臣即呼旃陀罗，断骨出髓，剜其两目。

“尔时，大臣即捣此药奉上大王。王即服之，病得除差；病既差已，问诸大臣：‘汝等于何得此妙药，除我患苦，得全身命？’大臣白王：‘今此药者，忍辱太子之所办，非诸臣力所堪办也。’王闻是语，心惊毛竖，微声问诸臣言：‘忍辱太子今在何所？’大臣答言：‘太子今者在外，身体伤损，命不云远。’王闻是语，举声大哭：‘怪哉！怪哉！’自投于地，尘土坌身：‘如我今者实自无情，云何乃能服此子药？’往到子所，其命已终。王及夫人及诸臣民，无量大众前后围绕。其母懊恼，投身死尸：‘以我宿世有诸过恶，今令子身受是苦也。今我身者，何不碎末如尘，乃令我子丧失身命！’尔时，父王及诸小王，即以牛头栴檀香木，积以成藾，阇维太子所有身骨，复以七宝起塔供养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弥勒菩萨善男子等大众：“当知尔时波罗奈大王者，今现我父悦头檀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耶是。忍辱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菩萨于无量阿僧祇劫孝养父母，衣被饮食、房舍卧具，乃至身肉骨髓，其事如是。以此因缘，自致成佛。今此宝塔从地涌出者，即是我为其父母，舍此骨髓及其身命，即于此处起塔供养。我今成佛，即踊现其前。尔时，大众中无量人天、诸龙鬼神，闻是语已，悲喜交集，泪下满目，异口同音赞叹如来百千功德，寻时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复有无量百千众生，发声闻、辟支佛心。复有无量人，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道。复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，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当知，如来今者，真是孝养父母。复次，菩萨本知母人之德，以其本愿如是生如来身。以生如来满本愿故，不堪受其礼故，因其将终。”

尔时，大众异口同音赞叹摩耶：“善哉！摩耶得生如来，天人世间无与等者。”

尔时，乾闼婆摩罗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摩耶夫人修何功德，以何因缘得生如来？”

佛言：“善听！吾当为汝，分别解说。”

佛言：“乃往过去久远不可计劫，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出现于世。乃至正法、像法灭已，尔时有国，号波罗奈。去城不远有山，名曰圣所游居。以有百千辟支佛住此中故，无量五通神仙亦住其中，以多仙圣止住其中故，号圣游居山。其山有一仙人住在南窟，复有一仙住在北窟。二山中间有一泉水，其泉水边有一平石。尔时，南窟仙人在此石上，浣衣洗足已便还所止。去后未久，有一雌鹿来饮泉水，次第到浣衣处，即饮是石上浣垢衣汁；饮此衣垢汁已，回头反顾，自舐小便处。尔时，雌鹿寻便怀妊，月满产生

。鹿产生法，要还向本得胎处，即还水边，住本石上，悲鸣宛转，产生一女。尔时，仙人闻此鹿悲鸣大唤。尔时，南窟仙人闻是鹿大悲鸣声，心生怜愍即出往看，见此雌鹿产生一女。尔时，鹿母宛转舐之，见仙人往，便舍而去。

“尔时，仙人见此女儿，形相端正，人相具足。见是事已，心生怜愍，即以草衣裹拭将还，采众妙果随时将养，渐渐长大至年十四。其父爱念，常使宿火令不断绝。忽于一日，心不谨慎，便使火灭。其父苦责数已，语其女言：‘我长身已来，未曾使此火灭。而汝今日云何令灭？北窟有火，汝可往取。’尔时，鹿女即随父教往诣北窟，步步举足皆生莲华，随其踪迹行伍次第如似街陌，往至北窟从彼仙人乞求少火。尔时，仙人见此女人福德，如是足下生于莲华，报言：‘欲得火者，汝当右绕我窟满足七匝。’行伍次第了了分明，随其举足皆生莲华。绕七匝已，语其女言：‘欲得火者，复当在此右边还归去者，当与汝火。’尔时，鹿女为得火故随教而去。

“其女去后未久之间，波罗奈王将诸大臣百千万众，前后围绕千乘万骑，入山游猎驰逐群鹿。波罗奈王独乘名象，往到北窟仙人所，见其莲华绕窟行列。尔时，大王心生欢喜，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大德神仙！大仙导师！福德巍巍，其事如是！’尔时，仙人即白王言：‘大王当知，此莲华者，非我所能。’王言：‘非大师者，是谁所为？’报言：‘大王，是南窟仙人生育一女，姿容端正，人相具足，世间难有。其女行时，随其足下皆生莲华。’王闻是语，心生欢喜，即往南窟，见彼仙人头面礼足。尔时，仙人即出问讯：‘大王，远涉途路，得无疲极？’尔时，大王报仙人言：‘闻君有女，欲求婚姻。’尔时，仙人报大王言：‘贫身有此一女，稚小无知，未有所识，少小已来住此深山，未闲人事，服草食果。王今云何乃欲顾录？又此女者，畜生所生。’即以上事向王具说。王言：‘虽尔无苦。’问其父言：‘鹿女者今在何许？’报言：‘大王，在此草窟。’尔时，大王即入窟中，见其鹿女心生欢喜，即以沐浴香汤、名衣上服、百宝璎珞，庄严其身，乘大名象，百千导从作倡伎乐，还归本国。尔时，鹿女从生已来，未曾见如此大众，心惊怖惧。尔时，其父上高山顶，遥看其女，目不暂舍，而作是念：‘我今遥观我女，远去不现，当还本处，悲号懊恼，流泪满目。我生育此女，未有所知与我远别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住此不应余转。何以故？若我女反顾后望不见我者，令女忧苦。’伫立良久，女去不现，竟不回顾。尔时，其父心生恚恨，而作是言：‘畜生所生，故不妄也。我小长养，今得成人，为王所念而反孤弃。’即入窟中诵持咒术而咒其女：‘

王若遇汝薄者皎然不论，若王以礼待接汝者，当令退没，不果所愿。’

“尔时，波罗奈王到宫殿已，拜为第一，名曰鹿母夫人。诸小国王、百官群臣皆来朝贺。王见此已，心生欢喜，未久数日便觉有娠。王自供养夫人，床卧饮食皆令细软，至满十月，望其生男绍系国位。月满产生生一莲华，仙人咒力令王嗔恚，而作是言：‘畜生所生，故不妄也！’王即退夫人职，其莲华者使人遗弃。其后数日，波罗奈王将诸群臣，入后园中游戏观看，作倡伎乐，斗其象马并诸力士。中有第一大力士，踉□颠蹶以足蹴地，地皆震动动莲华池。其华池边有大璠瑚，于璠瑚下有一莲华迸堕水中。其华红赤有妙光明。王见此华，心生欢喜，问群臣言：‘如此莲华者，未曾有也！’即使使者入池取之。其华具足有五百叶，于一叶下有一童男，面首端正，形状妙好。尔时，使者即前白王：‘此莲华者，未曾有也！大王当知，其莲华者具五百叶，于一叶下有一天童男。’王闻此语，心惊毛竖，慨叹所以，问使者言：‘审实尔耶？此非是我鹿母夫人所生华耶？’即问青衣：‘鹿母夫人所生华者，遗弃何处？’答言：‘大王，埋此池边大璠瑚下。’王审实其事，知是鹿母夫人所生。王自入宫向鹿母夫人，自责悔过而作是言：‘我实愚痴无智，不识贤良，横生恶贱，违逆夫人。’忏谢讫已还复本位。王大欢喜，召诸群臣、诸小国王并诸婆罗门相师。一切集会，抱五百太子，使诸相师占相吉凶。卦曰：‘道德所归，国蒙其福。若在家者，四海颙颙鬼神保之。若出家者，必断生死超度欲流越生死海，获得三明六通，具四道果。’王闻是语，遂增欢喜，即遍宣令国土，选取五百乳母。

“尔时，鹿母夫人白大王言：‘王莫耗扰国土，召诸乳母。王宫中自有五百夫人。诸夫人者，妒我生男。王今可以一太子与一夫人，令其乳哺，非其子耶？’王报夫人：‘五百夫人常怀嫉妒恼害鹿母。鹿母今者，欲令我鞭打杖策、摈出驱遣，夺其命者，不逆夫人。夫人今者，云何于怨嫌中放舍？此事甚难及也！又复能开天地之恩，以其太子与诸夫人。’尔时，五百夫人心大欢喜：‘鹿母夫人，施我安隐快乐，云何复能以太子与我！’欢喜无量。尔时，无量百千大众，闻是事已，心生欢喜，皆发道心。尔时，大王报夫人言：‘未曾有也！吾不及汝。’夫人言：‘贪恚所生，皆由嫉妒。谏恶以忍，谏怒以顺。我从生已来，未曾与物共诤。诸夫人者，自生恼害。譬如有人夜行见杌，便起贼想，或起恶鬼之想，寻时惊怖四散驰走，或投高岩，或覆水火，荆棘丛林伤坏身体，因妄想故祸害如是。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自生自死，如蚕处茧，如蛾赴灯，无驱驰者，一切众恶从妄想起。诸夫人者亦复如是，我今不应与彼群愚起诸诤讼。’五百夫人即前礼鹿母夫人，自谢悔过，奉事鹿母，如蒙贤圣，如母姐妹，所养太子如所生不异。

“时五百太子年渐长大，一一太子力敌一千。邻国反叛不宾属者自往伐之，不起四兵，国土安隐，天神欢喜，风雨以时，人民丰壤炽盛。时五百太子乘大名象，林野观看，游戏自恣，快乐难量，父母爱念如护眼目。尔时，五百太子年渐长大，于后一时集一处，坐莲华池边，见其形容，水底影现。时诸太子共相谓言：‘一切诸法如幻如化，如梦所见，如水中形，体无真实。我等今者亦复如是，虽复豪尊，处在深宫五欲自恣，壮年美色不可久保，物成有败，人生有死，少壮不久会当有老，饭食不节会得有病，百年寿命会当有死。’诸太子即愁忧不乐，不能饮食，即还宫殿，白父母言：‘世界皆苦，无可乐者。父母今者，听我等出家。’王报太子：‘生老病死一切共有，汝何以独愁？’白父王言：‘不能复以死受生，劳我精神周遍五道。’王不忍拒，即便听许。母报子言：‘汝出家者，莫舍我远去，可于后园，其中清净，林木茂盛，四事供养不令乏少。’

“时诸太子即便出家，受其母请住后园中。一一太子皆得辟支佛道，如是次第四百九十九太子皆得道果，往诣宫中至父母前，报言父母：‘出家利益今已获得。’时诸比丘身升虚空，东踊西没，西踊东没，南踊北没，北踊南没，或作大身满虚空中，复以一身作无量身，或身上出水、身下出火，为其父母作种种神变已，即便烧身取般泥洹。时鹿母夫人收取身骨，于后园中即起四百九十九塔供养。最小太子过九十日已，亦得辟支佛道，亦为父母现大神变，现神变已即取泥洹，尔时其母收其身骨起塔供养。尔时，鹿母夫人烧众名香，作妙伎乐，日日入后园中，供养是五百辟支佛塔，于其塔前愁忧不乐，而作是言：‘我虽生是五百太子，虽复出家，而无一人能发菩提之心。’即立誓愿：‘我供养是五百辟支佛，并起五百塔供养舍利功德，悉以回向普及一切众生，令我来世不用多生诸子而不能发菩提之心，但生一子能发道心，现世出家得一切智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鹿母夫人者，今摩耶夫人是。摩耶夫人供养五百辟支佛，及修无量善业，是故今者得生如来身。”

佛说此法时，有无量百千人天，得初道果乃至四果，有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摩耶夫人过去世时，造何业行，生畜生中，为鹿女也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听！吾当为汝，分别解说。摩耶夫人宿世行业因缘，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在世教化。灭度之后于像法中，尔时有国，号波罗奈。其国有一婆罗门，唯生一女。其父命终，婆罗门妇养育此女，年转长大。其家唯

有一果园，其母以女守园自往求食；既自食已，后为其女而送食分，日日如是。其母一日而便稽迟，过时不与。其女悒迟，饥渴所逼，而便恚心言：‘我母今日何因缘故，不与我食，不来见看？’乃至烦惋再三，寻复恚言：‘我母今者不如畜生！我见畜兽野鹿，子饥渴时，心不舍离。’如是未久，母持食至。正欲饮食，有一辟支佛沙门，从南方来飞空北过。尔时，其女见此比丘，心生欢喜，即起合掌，头面作礼，即便请之，为敷净座，取好妙华，减其食分奉施比丘。比丘食已，为说妙法示教利喜。尔时，其女即发愿言：‘愿我来世，遭遇贤圣，礼事供养。使我面首端正，尊荣豪贵，若经行时，莲华承足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女者，鹿母夫人是。以其一食净华覆上施辟支佛，五百世中尊荣豪贵，衣食自然，莲华承足。愿力因缘，今得值五百辟支佛礼事供养。尔时以一恶言不知其恩，毁骂其母喻如畜生，以是恶口因缘，五百身中生鹿腹中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人生世间，祸从口生，当护于口甚于猛火。猛火炽然能烧一世，恶口炽然烧无数世。猛火炽然烧世间财，恶口炽然烧七圣财。是故，阿难，一切众生祸从口出。夫口舌者，凿身之斧，灭身之祸。”

佛说此经时，有千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慎护口过，即得初果。复有无量比丘、比丘尼，得初道果乃至四果。无量人天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辟支佛心。一切大众，闻佛说法，欢喜奉行，作礼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与阿难入王舍城，乞食已还出城。于城门外有大深坑。时王舍城人担持大小便利，弃是坑中，天雨恶水亦入其中。尔时，此汪水中有一虫。其形似人，众多手足，遥见如来擎头出水，视于如来流泪满目。如来见已，愍而哀伤，惨然不悦，即还耆阇崛山。尔时，阿难敷尼师檀，如来坐上结加趺坐。

尔时，阿难观察众心，问如来言：“世尊，向所见汪水中虫者，先世造何业行？生此水中，为几时耶？复于何时当得解脱？”

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“汝等善听，当为汝说。阿难，乃往过去无量千劫，尔时有佛出兴于世，教化已周，迁神涅槃，灭度之后，于像法中有一婆罗门，造立僧房，供养众僧。时有檀越多送酥油。时有客比丘来，尔时知事维那心生嗔恚，嫌客僧来多，隐匿酥油停持不与。客众僧言：‘何不付酥油蜜耶？’维耶答言：‘汝客我旧。’客比丘言：‘此是檀越施现前僧。’尔时，维那凶恶可畏，即便骂詈：‘汝何不啖屎尿也！云何从我乃索酥油？’以此恶言，从是已来九十亿劫，常生于是汪水之中。尔时，维那者，今此洗水中虫。是由过去世发一恶言诃骂众僧，无量千世住此屎中。”

佛告诸弟子：“当护于口，口之过患，甚于猛火。父母、众僧，宜应赞叹软语，常念其恩。众僧者，出三界之福田。父母者，三界内最胜福田。何以故？众僧之中，有四双八辈十二贤士，供之得福进可成道。父母者，十月怀抱，推干去湿，乳哺长大，教诲技艺，随时将养，及其出家修得解脱，度生死海，自利兼利一切众生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父母、众僧，是一切众生种二福田。所谓人天泥洹，解脱妙果，因之得成。”

佛说此经时，无量百千众生、人及非人，或得初果乃至四果，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或发声闻、辟支佛心，各各合掌，礼佛右绕，欢喜而去。

复次，波罗奈国有一辅相婆罗门。其家大富，多饶财宝，金银琉璃，珊瑚琥珀，象马牛羊，田业僮仆，在所充足。年过八十生一男儿，妙色端正，人相具足。父母欢喜，召诸相师占相吉凶，为其立字，号曰均提。年始七岁，父母爱念放令出家，往诣刹提利因提罗山，至如来所。尔时，如来四众围绕，为诸天龙鬼神大众，广说世论及出世间之法。

时婆罗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垂老之年生育此儿。世尊大慈，普覆一切，今以此儿为佛弟子。”

佛言：“善来！比丘。”须发自落，袈裟著身。佛为说法示教利喜，即得道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

尔时，阿难观察众心，咸皆有疑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叉手合掌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均提沙弥，过去世时，作何功德，修何行业，值遇世尊获得道果？何以速疾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均提沙弥，非适今也。过去世时，供养父母、众僧，修妙功德，遇善知识，今得道果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愿佛说之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听！乃往过去无量千岁，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，在世教化，利益天人。化缘已周，迁神涅槃，灭度之后，于正法中，有一年少比丘，通达三藏，所谓阿毗昙藏、毗尼藏、修多罗藏。面首端正，人相具足，辩才说法有妙音声，多人所识，刹利、婆罗门之所供养。时有一比丘，形体粗丑，人相不丰，加复音声钝重，常好赞叹三宝。尔时，三藏年少比丘，见其声恶，即便毁骂，而作是言：‘如是音声不如狗吠。’时老比丘言：‘汝何以见毁骂也！汝不识我耶？’三藏少年言：‘我识汝，汝是毗婆尸佛正法中摩诃罗老比丘，何以不识？’摩诃罗言：‘我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后有。

’三藏比丘闻是语已，心惊毛竖。尔时，摩诃罗即举右手，放大光明普照十方。尔时，三藏即前头面接足礼敬，求哀忏悔：‘而我愚痴，不识贤圣，作是恶业。令我来世得近善友值遇圣师，漏尽结解亦如大德。’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三藏比丘，以一恶言诃骂上座，五百身中常作狗身。”

一切大众闻佛说法，皆惊战悚，俱发声言：“怪哉！怪哉！世间毒祸，莫先于口。”

尔时，无量百千人皆立誓愿，而说偈言：

“假使热铁轮，在我顶上旋，

终不为此苦，而发于恶言。

假使热铁轮，在我顶上旋，

终不为此苦，毁圣及善人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舍利弗者，于诸众生为善知识，昼夜六时，常以道眼观五道众生，所应度者寻往度之。尔时，摩竭提二国中间，有五百贾客，经过峭路。时估客主，将一白狗。尔时，伴主初夜煮肉作食，于后夜时，狗偷食之。明日伴主，欲早饮食，求之不得，饥渴所逼，瞋恚内发，手自持刀断狗四足，投身坑中，舍之而去。其狗宛转受大苦恼。时舍利弗，于初夜时道眼遥见，过夜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已，往诣峭路，至彼狗所，持食与之，因为说法示教利喜。狗闻法已惭愧不乐，却后一七，罪毕得出生于人中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白狗者，今均提沙弥是。由过去世毁骂贤圣堕在恶道，由寻能改惭愧忏悔发誓愿故，得遇善友。遇善友故，罪毕得出生于人中，遇佛世尊即得漏尽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当念父母及善知识恩，是故知恩常当报恩，善知识者是大因缘。”

佛说此法时，无量百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声闻、辟支佛心。

一切大众，闻佛说法，欢喜踊跃，作礼而去。

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四 恶友品第六

尔时，世尊大众围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

尔时，如来熙怡微笑，从其面门放大光明，青黄赤白，名曰大悲，远照十方，上至阿迦腻吒天，下至十八地狱，照提婆达多身，身诸苦痛即得安宁。

尔时，大众异口同音赞叹如来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，真是大慈，真是大悲，能于怨亲其心平等。提婆达多常怀恶心，毁害如来，而世尊不以为患，愍而哀伤，放大悲光远照其身。”

如来尔时普告大众而作是言：“提婆达多，非适今世而伤害我，过去世时常欲害我。我以慈悲力，因乃得济。”

尔时，阿难观察众心，咸皆有疑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胡跪合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提婆达多过去世时，毁害世尊，其事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善听！吾当为汝，分别解说。”

佛言：“过去世时无量千岁，有国名波罗奈。其中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在世教化满十千岁，灭度之后，正法住世十二千岁。像法灭后，波罗奈王，名摩诃罗阇，聪睿仁贤，正法治国，不枉人民。王主六十小国八百聚落，五百白象。二万夫人了无有子，王自祷祀诸山河池、树木神祇满十二年，王第一所重夫人即便有娠，第二夫人亦皆有娠。王甚欢喜，手自供养，床卧饮食皆令细软。至满十月，太子便生，形体端正，妙色庄严，人相具足。第二夫人亦皆生男。王甚欢喜，即召诸臣百官并诸相师、婆罗门等，占相吉凶，抱儿示之，便令立字。相师问言：‘此儿生时，有何瑞相？’答言：‘第一太子，其母性行由来弊恶，恚恨妒忌，憍慢自大。从怀子已来，其性调善，和愿悦色，发言含笑，先意问讯，软语利益，慈愍众生喻如赤子。’相师答言：‘此是儿之福德，使母如此。’即便立字，名曰善友太子。第二夫人所生太子者，相师问言：‘其子生时，有何瑞相？’答言：‘其母由来性常调善，先意问讯，发言柔软可适众心。怀妊已来，其性卒暴，发言粗恶，嫉妒恚痴。’相师答言：‘此是儿之业行，使母如是。’应当立字，名之恶友太子。哺乳长大至年十四，善友太子聪明慈仁好喜布施，父母偏心爱念视如眼目。恶友太子其性暴恶，父母憎恶而不喜视，妒嫉于兄常欲毁害触事，不顺其兄违逆反戾。

“善友太子导从前后，作倡伎乐，大众围绕出城观看。见有耕者，垦土出虫，乌随啄吞。善友太子遥见如是，愍而哀伤，生长深宫未见此事，问左右言：‘此作何物，共相残害？’左右答言：‘太子，所以有国，依于人民。所以有人民者，依因饮食。所以有饮食者，依因耕田种植五谷，得存性命。’太子念言：‘苦哉！苦哉！’小复前行，见诸男女自共织作，来往顾动，疲劳辛苦。太子问曰：‘此作何物？’左右答言：‘太子，此诸人等纺织作诸衣服，以遮惭愧荫覆五形。’太子言：‘此亦劳苦非一也。’转复前行，见诸人民屠牛驼马口剥猪羊。太子问曰：‘此是何人？’左右答言：‘此诸人

等，屠杀卖肉以自存活，以供衣食。’太子皮毛瞩动，而作是言：‘怪哉！苦哉！杀者心不忍，强弱相害伤，杀生以养生，积结累劫之殃。’转复前行，见诸人众网鸟饵鱼，枉滥无辜，强弱相陵。太子问言：‘此是何人名何事耶？’左右答言：‘太子，网鸟捕鱼，如是诸事以供衣食。’太子闻是语已，悲泪满目：‘世间众生造诸恶本，众苦不息。’忧愁不悦，即回车还宫。

“王问太子：‘出还何故愁忧如此？’太子具以上事向父王说。王闻是语，语太子言：‘上来诸事未常不有，何足愁耶？’太子言：‘今欲从王求索一愿，王见听不？’王言：‘吾有汝一子，甚爱念之，不逆汝意。’太子言：‘愿欲得父王一切库藏，所有财宝饮食，用施一切。’王言：‘随汝所愿，不逆子意。’善友太子即使傍臣开王库藏，以五百大象负载珍宝，出四城门外。宣令国土，其有欲得衣被饮食者，恣意自取而去。善友太子名声远闻八方，一切云集，未久之间三分用二。时守库藏臣，即入白王：‘所有库藏，太子已三分用二，王宜思之。’王言：‘此是太子，不敢违逆。’复经少时，诸臣论议：‘所以有国，依因库藏；库藏空竭，国亦虚存。’复往白王：‘所有财宝三分用二，王宜思之。’王言：‘是吾太子，不敢违逆。’‘汝可小稽迟，莫称其心。’善友太子欲开库藏，时守藏臣缘行不在，郑重追逐，差互不遇。善友太子言：‘此小人者，何敢违逆我意？当是父王教耳！夫孝子者，不应倾竭父母库藏，我今应当自求财宝给足众生。我若不能给足一切众生衣被饮食称意与者，云何名为大王太子？’即集诸臣百官共论议言：‘夫求财利，何业最胜？’中有第一大臣言：‘世间求利，莫先耕田者，种一得万倍。’复有一大臣言：‘世间求利，莫先畜养众生，放牧滋息，其利最大。’复有一大臣言：‘世间求利，莫先入海采取妙宝。若得摩尼宝珠者，便能称意给足一切众生。’善友太子言：‘唯此为快耳！’即入宫中上白父王：‘子今欲入大海采取妙宝。’王闻此语，譬如人噎，亦不得咽，又不得吐，语太子言：‘国是汝有，库藏珍宝随意取用，何为方复自入大海？汝为吾子生长深宫，卧则帏帐，食则恣口。今者远涉涂路，饥渴寒暑，谁得知者？又复大海之中，众难非一。或有恶鬼毒龙，湍浪猛风，洄波涌澓，水泡之山，摩竭大鱼。往者千万，达者一二。汝今云何欲入大海？吾不听汝。’善友太子即便五体投地，四布手足而作是言：‘父母若不听我入大海者，我当舍命于此，终不起也。’

“尔时，大王及诸夫人，见是事已，目不暂舍，即前劝谏太子：‘汝可起饮食。’太子言：‘若不听我入大海者，终不饮食。’王与夫人愁忧苦恼，左右啼泣，忧苦懊恼，愁闷躃地。如是乃至一日不饮不食，二日、三日至到六日。父母忧愁，畏其不济，七日即前呜抱手足，善言诱喻：‘可起饮食！此假食身，依因饮食而得存立。不饮食者，汝命不济。’太子言：‘父母若不听许者，必没于此，终不起也。’尔时，第一夫人便

白王言：‘如子心意难可倾动，不可违戾，何忍当见此子舍命于此？愿大王垂慈听入大海，故当万有一冀。今不听者，必丧于此。’王不忍拒而便听许。尔时，善友太子即起，欢喜头面礼父王足。左右夫人及诸婇女百千万人，互相问言：‘善友太子，今者为死活耶？’答言：‘太子今者已起，欢喜饮食。’王问太子：‘汝殷勤欲入大海，何所作为？’答言：‘大王，欲取摩尼大宝，给足一切众生所须。’尔时，大王即遍宣令：‘谁欲入海？若往还者，七世衣食珍宝无所乏少。吾当供给道路船乘所须，善友太子亦欲入海，采取珍妙摩尼宝珠。’众人闻之，欢喜聚集具五百人，皆言：‘大王，我等今者随从太子。’尔时，波罗奈国有一海师，前后数返入于大海，善知道路通塞之相，而年八十，两目蒙盲。尔时，波罗奈大王往导师所，报言：‘导师，吾唯一子，未更出门，劳屈大师入于大海，愿见随从。’尔时，导师即举声大哭：‘大王，大海留难，辛苦非一。往者千万，达者一二。大王今者，云何乃能令太子远涉峭道？’王报导师：‘为怜愍故，随从听许。’导师白言：‘不敢违逆。’尔时，善友太子庄严五百人行具，载至大海边。

“尔时，其弟恶友太子，作是念言：‘善友太子，父母而常偏心爱念。今入大海采取妙宝，若达还者，父母当遗弃于我。’作是念已，往白父母：‘今我亦欲随从善友，入海采取妙宝。’父母闻已答言：‘随意！道路急难之时，兄弟相随必相救护。’至大海已，以七铁锁锁其船舫，停住七日。至日初出时，善友太子击鼓唱令：‘汝等诸人，谁欲入海？入者默然。若当恋著父母兄弟妇儿阎浮提乐者，从此还归，莫为我故。所以者何？大海之中，留难非一。往者千万，达者一二。’如是唱令，大众默然，即断一锁举著船上。日日唱令至第七日，即断七锁举著船上，望风举帆。以太子慈心福德力故，无诸留难，得至海洲至珍宝山。到宝所已，善友太子即便击鼓宣令：‘诸人当知道路悬远！汝等诸人速载珍宝，极停七日。’复作是言：‘此宝甚重，阎浮提中亦无所值。莫大重载，船舫沉没，不达所至。莫大轻取，道路悬远，不补劳苦。’装束已讫，与诸人别，而作是言：‘汝等于是善安隐归，吾方欲前进采摩尼宝珠。’

“尔时，善友太子与盲导师，前进路行一七，水齐到膝。复更前行一七，水齐到颈。前进一七，浮而得渡，即到海处。其地纯以白银为沙。导师问言：‘此地何物？’太子答言：‘其地纯是白银沙。’导师言：‘四望应当有白银山，汝见未耶？’太子言：‘东南方有一白银山现。’导师言：‘此道在此山下。’至彼山已，导师言：‘次应到金沙。’尔时，导师疲乏，闷绝躃地，语太子言：‘我身命者，势不得久，必丧于此。太子于是东行一七，当有金山。从山复更前进一七，其地纯是青莲华。复前行一七，其地纯是红赤莲华。过是华已，应有一七宝城，纯以黄金而为却敌，白银以为楼橹，以赤珊瑚为其障板，砗磲玛瑙杂厕间错，真珠罗网而覆其上，七重堑垒纯绀琉璃，大海龙王

所止住处。其龙王左耳中有一摩尼如意宝珠，汝往从乞。若得此珠者，能满阎浮提，雨众七宝、衣被饮食、病瘦医药、音乐倡伎。总要而言，一切众生所须之物，随意能雨，是故名之如意宝珠。太子若得是珠者，必当满汝本愿。’尔时，导师作是语已，气绝命终。

“尔时，善友太子即前抱持导师，举声悲哭：‘一何薄命，生失我所天？’即以导师，金沙覆上，埋著地中，右绕七匝，顶礼而去，前至金山。过金山已，见青莲华遍布其地。其莲华下有青毒蛇。此蛇有三种毒，所谓啮毒、触毒、气嘘毒。此诸毒蛇，以身绕莲华茎，张目喘息而视太子。尔时，善友太子即入慈心三昧，以三昧力即起进路，踏莲华而去，时诸毒蛇而不毁伤。以慈心力故，迳至龙王所止住处。其城四边有七重堑，其城堑中满中毒龙，以身共相蟠结，举头交颈守护城门。尔时，太子到城门外，见诸毒龙，即慈心念阎浮提一切众生：‘今我此身，若为此毒龙所害者，汝等一切众生皆当失大利益。’尔时，太子即举右手，告诸毒龙：‘汝等当知，我今为一切众生欲见龙王。’

“尔时，诸毒龙即开路令太子得过，乃至七重堑守城毒龙，得至城门下，见二玉女纺颇梨缕。太子问曰：‘汝是何人？’答言：‘我是龙王守外门婢。’问已，前入到中门下，见四玉女纺白银缕。太子复问：‘汝是龙王妇耶？’答言：‘非也，是龙王守中门婢耳。’太子问已，前入到内门所，见八玉女纺黄金缕。太子问曰：‘汝是何人？’答言：‘我是龙王守门婢耳。’太子语言：‘汝为我通大海龙王，阎浮提波罗奈王善友太子，故来相见，今在门下。’时守门者，即白如是。王闻是语，疑怪所以，作是念言：‘自非福德纯善之人，无由远涉如是崄路。’即请入宫，王出奉迎。其龙王宫，绀琉璃为地，床座七宝，有种种光明耀动人目。即请令坐，共相问讯。善友太子因为说法示教利喜，种种教化，赞说施论、戒论、人天之论。时大海龙王，心大欢喜：‘远屈涂涉，欲须何物？’太子言：‘大王，阎浮提一切众生，为衣财饮食故，受无穷之苦。今欲从王乞左耳中如意摩尼宝珠。’龙王言：‘受我微供一七日，当以奉给。’

“尔时，善友太子受龙王请，过七日已，得摩尼宝珠还阎浮提。时大海龙王，使诸龙神飞空送之。得到此岸，见弟恶友，问言：‘汝徒党伴侣，今何所在？’答言：‘善友，船舫沉没，一切死尽。唯弟一身牵持死尸，而得全济一身，财贿一切已尽。’善友答言：‘天下大宝，莫先己身。’弟言：‘不尔，人愿富死，不贫而生。何以知然？弟曾至冢间，闻诸死鬼作如是论。’善友太子，其性真直，以实语弟：‘汝虽失宝，亦是闲耳，吾今已得龙王如意摩尼宝珠。’弟言：‘今在何处？’善友答言：‘今在髻中。’弟闻是语，心生嫉妒，忧恚懊恼，作是念言：‘父母而常偏心爱念，今复加得摩尼宝

珠。我身今者，父母恶贱甚于瓦砾。’作是念已，白善友言：‘快哉甚善！得此宝珠。今此峪路，宜加守护。’尔时，善友即解宝珠，与弟恶友而诫敕言：‘汝若疲乏眠卧，我当守护。我若眠卧，汝应守护。’尔时，恶友次应守珠，其兄眠卧，即起求二干竹，刺兄两目，夺珠而去。

“尔时，善友即唤其弟恶友：‘此有贼刺我两目，持宝珠去。’而恶友不应，兄便懊恼：‘我弟恶友似为贼所杀。’如是高唱声动神祇，经久不应。尔时，树神即发声言：‘汝弟恶友是汝恶贼，刺汝两目，持宝珠去。汝今唤恶友何为？’善友太子闻是语已，怅然饮气，忧恚苦恼。尔时，恶友赍持宝珠归还本国，与父母相见，白言：‘父母，我身福德而得全济。善友太子与诸徒伴，薄福德故没水死尽。’父母闻是语已，举声大哭，闷绝躃地，以冷水洒面，良久乃苏。父母语恶友言：‘汝云何乃能持是面来？’恶友闻是语已，心生懊恼，即以宝珠埋著土中。

“尔时，善友太子被刺两目，干竹刺著，无人为拔，徘徊宛转，靡知所趣。当时苦恼大患饥渴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渐渐前行，到利师跋王国。利师跋王有女，先许与波罗奈王善友太子。利师跋王有一牧人名留承，为利师跋王放五百牛，随逐水草。尔时，善友太子坐在道中。尔时，牛群垂逼践踏。中有牛王，即以四足骑太子上，令诸牛群皆悉过尽，然后移足右旋宛转，反顾回头，吐舌舐太子两目，拔出竹刺。尔时，牧牛人寻后得见，问言：‘汝是何人？’善友即自念言：‘我今不应自陈本末，炳说上事，脱令我弟得大苦恼。’答言：‘我是盲乞儿耳！’时放牛人，遍体观望，人相有异，语言：‘我家在近，当供养汝。’时，牧牛人即将善友还归其家，与种种饮食，诫敕家中男女大小：‘汝等供侍此人，如我不异。’如是经一月余日，其家厌患而作是言：‘家计不丰，云何能常供是盲人？’善友闻是语已，心意怅然。过是夜已至明日旦，白主人言：‘我今欲去。’主人报言：‘有何不适而欲舍去？’善友答言：‘客主之义，势不得久。’善友言：‘汝若爱念我者，为我作一鸣筝，送我著多人民处大城聚落。’尔时，主人即随意供给，送到利师跋城多人众处，安隐还归。善友善巧弹筝，其音和雅悦可众心，一切大众皆共供给饮食，乃至充足。利师跋道上五百乞儿，皆得饱满。

“时，国王有一果园，其园茂盛，常患鸟雀。时守园监语善友言：‘为我防护鸟雀，我当好相供给。’善友答言：‘我无两目，云何能为汝驱驰鸟雀耶？’守园监言：‘我有方便。我以绳结诸树头，安施铜铃。汝坐树下，闻鸟雀声，牵挽绳头。’善友答言：‘如是我能将至树下。’安隐住已，即舍而去。善友防护鸟雀，兼复弹筝以自娱乐。时利师跋王女，将诸侍从入园观看，见此盲人即往其所。问言：‘汝是何人？’答言：‘盲乞人耳。’王女见已心生爱念，不能舍离。王复遣使往唤其女，女言：‘不去，为

我送食。’共此盲人饮食讫竟，白大王言：‘王今持我与此盲人，甚适我愿。’王言：‘汝鬼魅所著，颠狂心乱，云何共是盲入共居？汝不知耶？父母先以汝许与波罗奈王善友太子。善友今者，入海未还，汝今云何为乞人作妇？’女言：‘虽尔乃至舍命，终不舍离。’王闻是语，不能拒逆，即遣使者将盲人来，闭著静室。

“尔时，王女往盲人所，语言：‘知不？我今欲共汝作夫妇。’善友报言：‘汝是谁家女，欲为我妇？’答言：‘我是利师跋王女。’善友报言：‘汝是王女，我是乞人，云何能相恭敬？’妇言：‘我当尽心供奉于汝，不逆汝意。’如是经九十日，其妇小事出行，不白其夫，良久乃还。善友责数：‘汝私出外而不白我，何处行还？’妇言：‘我不私行。’婿言：‘私与不私，谁当知汝？’其妇懊恼，啼泪满目，即自咒誓言：‘我若私行，令汝两目始终不差。若不尔者，使汝一目平复如故。’作是愿已，其夫一眼目瞎瞬动，平复如故，睛光晃晃喻如流星，视瞻清彻得见其妇。妇言：‘何如？汝信我不？’善友含笑。妇言：‘汝不识恩养。我是大国王女，汝是小人，而我尽心供事于汝，而不体信。’婿言：‘汝识我不？’答言：‘我识汝，是乞人。’婿言：‘非也，我是波罗奈王善友太子。’妇言：‘汝大愚痴人，云何乃发是言？波罗奈王善友太子，入海未还，汝今云何言是其人？此妄言耳！吾不信也。’善友言：‘我从生来未曾妄语。’妇言：‘虚之与实，谁当信之？’婿言：‘我若妄语欺诳汝者，使我一目永不得愈。若实语者，使我一目平复如故，令汝得见。’作是念已，即如所誓，睛光耀动如本不异。善友太子两目平复，面首端正，人相具足，妙色超绝，世无有比。其妇见已，心生欢喜，如蒙贤圣，遍体瞻视，目不暂舍，即入宫中，白父王言：‘今我夫者，即是善友太子。’王言：‘痴人颠狂，鬼魅所著，而作是言。善友太子入海未还，汝今云何名是乞人为太子也？’女言：‘不也。若不信者，可一视之。’王即往看，见已便识是善友太子，即怀恐怖而作是言：‘波罗奈王若闻此事，嫌我不少。’即前忏谢善友太子：‘我实不知。’太子言：‘无苦，为我饷致给与此牧牛人。’利师跋王即以金银珍宝、衣被饮食，并与所放五百头牛。其人欢喜称善无量：‘善友太子而我未有几许恩分，而能报我如是财贿！’时，放牛人于大众中，高声唱言：‘夫阴施阳报，布施之事，果报弘广！’尔时，无量大众心生欢喜，皆发施心赈济一切，求佛为本。虚空神天赞叹其人：‘遂成其言，如是如是。’

“尔时，善友太子未入大海在宫殿时，养一白雁，衣被饮食、行住坐卧，而常共俱。尔时，夫人往到其所，报其雁言：‘太子在时，常共汝俱。今入大海未还，生死未分

，而我不能得知定实。汝今云何不感念太子？’雁闻是语，悲鸣宛转，啼泪满目，报言：‘大夫人欲使求觅太子者，不敢违命。’尔时，夫人手自作书，系其雁颈。其雁音响问太子大海所在，身升虚空，飞翔宛转而去。夫人见已，心生恃赖：‘今者此雁，其必定得我子死活定实消息。’飞至大海，经过周遍求觅不见。次第往到利师跋国，遥见善友太子在宫殿前。其雁敛身拥翅往趣，到已悲鸣欢喜。太子即取母书，头顶礼敬，发封披读。即知父母昼夜悲哭，追念太子两目失明。尔时，太子即作手书，具以上事向父母说，复以书系其雁颈。其雁欢喜还波罗奈，父母得太子书，欢喜踊跃，称善无量，具知太子为弟恶友之所危害，夺取宝珠苦恼无量。父母寻时杻械恶友手脚，枷锁颈项闭著牢狱。遣使往告利师跋王：‘汝今云何拥遮太子，令我忧苦？’利师跋王闻是语已，心生恐怖，即严服太子送著界上。太子遣使往白利师跋王：‘善友从大海归。’尔时，利师跋王作倡伎乐前后导从，扫洒烧香，悬缯幡盖，捶钟鸣鼓，远迎太子，还至宫中以女娉之，遣送往诣波罗奈国。父母闻太子归欢喜无量，乘大名象，作倡伎乐，扫洒烧香，悬缯幡盖，远迎太子。国上人民男夫女妇，闻太子入于大海安隐还归，欢喜无量，亦皆出迎。善友太子前为父母头面礼足。王与夫人目瞑，不见太子形容，以手扪摸：‘汝是我子，善友非耶？父母念汝，忧苦如是。’太子问讯父母起居讫竟，举手高声报谢诸小国王及诸群臣、国土人民一切大众，而作是言：‘苦屈大众，从是还归。’善友太子白父王言：‘我弟恶友今在何处？’王言：‘汝不须问讯。如是恶人，今在牢狱，不可放也。’善友太子言：‘愿放恶友得与相见。’如是言至三，王不忍拒，便开狱门。

“尔时，恶友手脚杻械，颈项枷锁，往见善友。兄见如是，上白父母：‘为弟脱于枷锁。’脱枷锁已，即前抱持，善言诱喻，软语问讯：‘汝极劳苦耶？汝持我宝珠，今在何处？’如是至三，而方报言：‘在彼土中。’善友太子还得宝珠，往父母前长跪烧妙宝香，即咒誓言：‘此宝珠是如意宝者，令我父母两目明净如故。’作是愿已，寻时平复。父母得见其子，欢喜踊跃，庆幸无量。尔时，善友太子于月十五日朝，净自澡浴，著鲜净衣，烧妙宝香，于高楼上手捉香炉，头面顶礼摩尼宝珠，立誓愿言：‘我为阎浮提一切众生故，忍太辛苦，求是宝珠。’尔时，东方有大风起，吹去云雾，虚空之中皎然明净，并阎浮提所有粪秽，大小便利，灰土草莽，凉风动已皆令清净。以珠威德，于阎浮提，遍雨成熟自然粳米，香甘软细，色味具足，沟渠盈满积至于膝。次雨名衣上服、珠环钗钏。次雨金银七宝、众妙伎乐。举要言之，一切众生所须乐具，皆悉充足。菩萨修大慈悲行檀波罗蜜，给足众生一切乐具，其事如是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波罗奈大王者，今现我父悦头檀是。尔时母者，今现我母摩耶夫人是。尔时恶友太子者，今提婆达多是。尔时善友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阿难，提婆达多

过去世时，常怀恶心毁害于我。而我以忍辱力，常念施恩，因乃得济，况今成佛！”

佛说此法时，无量百千人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，复有无量百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无量百千众生皆发声闻、辟支佛心。

阿难白佛言：“当何名此经、云何奉持？”

佛言：“此经名《佛报恩方便给足一切众生》。”

众会闻经，欢喜作礼而去。

复次，提婆达多，虽复随佛出家，嫉妒情深，规望利养，虽复能多读诵六万香象经，而不能免阿鼻地狱罪。是人与阿阇世王，共为亲善，心相爱念，信用其言。

时，提婆达多报阿阇世王言：“汝可作新王，我亦欲作新佛。”

阿阇世报言：“此事不然，父王存在。”

提婆达多言：“汝应除之，我亦欲灭佛。然后新王、新佛，教化众生，不亦快乎？”

时，阿阇世即随其言，断父王命，王波罗奈国。

提婆达多报阿阇世王言：“我欲毁害如来。”

阿阇世言：“如来有大神力，豫知人之所念，汝今云何乃能加害？如来兼有诸大弟子，舍利弗、大目揵连、钦婆罗、阿鸠楼驮等。”

提婆达报阿阇世言：“王今助我。”

阿阇世言：“何所作为？”

答言：“大王当立制限，不听施诸比丘衣被饮食。”

阿阇世王遍宣令言：“若有施诸比丘衣被饮食者，当断汝手足。”

是诸大弟子一切大众，共佛住耆阇崛山，次第乞食了不能得，一日乃至七日。舍利弗诸大弟子等，皆以神力，而往诸方求衣乞食。

时，提婆达多白阿阇世王言：“佛诸大弟子等今皆不在，如来单独一身。王可遣信往请如来。若入宫城，即当以酒饮五百大恶黑象，极令奔醉。佛若受请来入城者，当放大醉象而踏杀之。”

时，阿阇世王遣使往请如来。佛与五百阿罗汉，即受王请，前入王舍城。尔时，阿阇世王即放五百醉象，奔逸唐突，树木摧折，墙壁崩倒，哮吓大吼，向于如来。时五百

阿罗汉，皆大恐怖，踊在空中，徘徊佛上。尔时，阿难围绕如来，恐怖不能得去。尔时，如来以慈悲力，即举右手，于五指头出五师子，开口哮吼，五百醉象恐怖躃地。尔时，如来大众围绕前入王宫。

时，阿阇世王即出奉迎，请佛令坐。佛即坐已，求哀忏悔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非是我过，提婆达多耳！”

佛告大王：“我亦知之。提婆达多常欲毁害，非适今也。过去世时亦常欲毁害我，以慈悲力，乃能得济。”

尔时，阿阇世王叉手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提婆达多过去世时，毁害如来，其事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谛听！吾当为汝，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不可计劫，有大国王，喜食雁肉，使一猎师当网捕雁。时有五百群雁，从北方来飞空南过，中有雁王堕落网中。尔时，猎师心大欢喜，即出草庵欲取杀之。时有一雁，悲鸣吐血，徘徊不去，尔时猎师弯弓欲射，不避弓矢，目不暂舍，即鼓两翅来投雁王。五百群雁徘徊虚空，亦复不去。尔时，猎师见此一雁，悲鸣吐血，顾恋如是。尔时，猎师作是念言：‘鸟兽尚能共相恋慕，不惜身命，其事如是。我今当以何心而杀是雁王？’寻时开网，放使令去。尔时，一雁悲鸣欢喜，鼓翅随逐。五百群雁，前后围绕，飞空而去。尔时，猎师即白大王：‘网得一雁王，应送王厨供办饮食。而见一雁，悲鸣吐血，不避弓矢，徘徊不去。时念此雁，寻放雁王，五百随从前后围绕，飞空而去。’尔时，大王闻是语已，心意惨然，寻发慈心：‘鸟兽共相爱念，护惜他命，其事如是。’尔时，大王即断雁肉，誓不复捕。大王当知，尔时王者，今大王身是。尔时猎师者，今提婆达多是。尔时一雁悲鸣吐血者，今阿难是。尔时五百群雁者，今五百阿罗汉是。尔时雁王者，今我身是。尔时，阿难心生顾恋，如本不异。尔时，五百阿罗汉飞腾虚空，亦如本不异。尔时，提婆达多常欲毁害于我，我以慈悲力故，因乃得济。”

说是法时，无量百千人或得初果乃至四果，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声闻、辟支佛心。

复次，提婆达多恶心不息，而作是念：“我今应当长养十指爪甲，极令长利，于爪甲下涂以毒药。往如来所，头面接足礼时，我当以十指甲掐足趺上。毒药入体，其必丧命。”作是念已，如所思惟往如来所，头面作礼，以手接足。尔时，毒药变成甘露，于如来身竟无所为。

复次，提婆达多既不果愿，复作是念：“如来今者，坐耆阇崛山下，我今应当上山，顶上排山石下，断其命根。”作是念已，上山推石，伤佛足指。我慈悲心，怨亲同等。

复次，提婆达多，过去久远不可计劫，尔时有佛，出兴于世，号曰应现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。佛灭度后，于像法中，有一坐禅比丘，独住林中。尔时，比丘尝患虮虱，即便共虱而作约言：“我若坐禅，汝宜默然，隐身寂住。”其虱如法。于后一时，有一土蚤来至虱边，问言：“汝云何身体肌肉肥盛？”虱言：“我所依主人常修禅定，教我饮食时节。我如法饮食故，所以身体鲜肥。”蚤言：“我亦欲修习其法。”虱言：“能尔随意。”尔时，比丘寻便坐禅。尔时，土蚤闻血肉香，即便食啖。尔时，比丘心生苦恼，即便脱衣以火烧之。

佛言：“尔时坐禅比丘者，今迦葉佛是。尔时土蚤者，今提婆达多是。尔时虱者，今我身是。提婆达多为利养故，毁害于我，乃至今日成佛，亦为利养出佛身血，生入地狱。提婆达多常怀恶心，毁害如来，若说其事，穷劫不尽。而如来常以慈悲力，愍而哀伤。我以值遇提婆达多故，速得成佛，念其恩故，常垂慈愍。”

尔时，如来即遣阿难，往到地狱，问讯提婆达多：“苦可忍不？”

尔时，阿难受如来教，至地狱门外，问牛头阿傍言：“为我唤提婆达多。”

牛头阿傍言：“汝问何佛提婆达多？过去诸佛皆有提婆达多。”

阿难言：“我唤释迦牟尼佛提婆达多。”

尔时，阿傍即语提婆达多：“阿难在外，欲得相见。”

提婆达多即言：“善来！阿难，如来犹能怜念于我耶？”

阿难言：“如来遣我问讯，苦痛可堪忍不？”

提婆达多言：“我处阿鼻地狱，犹如比丘入三禅乐。”

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修大方便，引接众生。其受生死无量大苦，不以为患。若有人言，提婆达多实是恶人入阿鼻狱者，无有是处。”

如来尔时，即为大众显发提婆达多微密妙行大方便。时，无量百千菩萨得无生法忍，无量百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无量百千人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。

虚空神天雨众天华，遍覆大众，作天伎乐，放大光明，赞言：“善哉！如来所说未曾有也。”

一切大众，闻佛说法，头面作礼，欢喜而去。

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五 慈品第七

尔时，世尊大众围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尔时，如来游于无量甚深行处，欲拔众生三有剧苦，欲发五盖并解十缠，欲令一切众生俱得解脱安处无为，即为开示二种福田：一者、有作福田，二者、无作福田。所谓父母及与师长，诸佛、法、僧及诸菩萨。一切众生修供得福，进可成道。

尔时，世尊告舍利弗大弟子等：“诸大智慧，汝等当知。如来不久当取涅槃。”

时，舍利弗闻是语已，身诸肢节痛如针刺，忧愁懊恼，闷绝躃地。以冷水洒面，良久乃苏，即起合掌，以偈叹佛：

“佛者譬甘露，听闻无厌足；

佛当有懈怠，无益于一切。

五道生死海，譬如堕污泥，

爱欲所缠故，无智为世迷。

前世行中正，加施而平等，

故使眉间相，所照无有限。

其眼如月初，彻睹十方国，

能令人心眼，见者大欢喜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说如是等百千偈，赞叹如来已，头面礼足，绕百千匝，告诸大众、诸天龙鬼神、人及非人：“诸善男子，世间虚空，怪哉！怪哉！世间虚空，苦哉！苦哉！世间眼灭，痛哉！痛哉！妙宝法桥今当碎坏，无上道树今当摧折，妙宝胜幢今当倾倒，无上佛日没，大涅槃山崩。”一切大众闻是语已，心惊毛竖，即大恐怖。日无精光，诸山崩落，地为大动。

时，舍利弗于大众中，而说偈言：

“我见佛身相，喻如紫金山，

相好众德灭，唯有名独存。

应当勤精进，得出于三界，

选择众善业，涅槃最安乐。”

时，舍利弗说是偈，慰喻诸大众已，现大神力，身升虚空，化作千头宝象。一一象身相蟠结，千头外向。一一象皆有七牙，一一牙上有七浴池，一一浴池有七莲花。于花台上有七化佛，一一化佛皆有侍者舍利弗。一一舍利弗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无量恒沙世界，远召有缘。有缘既集，时，舍利弗复现大身满虚空中，大而现小，入地如水，出无门，入无孔，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，踊没虚空，或作千作百乃至无数种种神变已，从虚空下往大众中，广为说法，示教利喜，令无量百千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复有无量百千众生，得须陀洹道乃至阿罗汉果。复有无量百千人，发声闻、辟支佛心。时，舍利弗作如是无量利益已，告于大众而作是言：“我今何心，见于如来入般涅槃？”作是唱已，即升虚空，身中出火即自烧身，取于涅槃。

尔时，大众恋慕舍利弗，目不暂舍，心生恋慕，举声大哭，尘土坌身，日无精光，天地大动。尔时，大众收取舍利起塔供养。尔时，有无量百千大众围绕舍利弗故，心生苦恼，猖狂而行，忘失正念。尔时，如来以慈悲力，化作舍利弗在大众中。尔时，大众见舍利弗，心生欢喜，忧苦即除，因欢喜心故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尔时，阿难以如来神力故，观察众心，咸皆有疑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长跪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舍利弗以何因缘，先如来前而取灭度，令诸大众忧苦如是？”

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“舍利弗不但今日先如来前而取灭度，过去世时，亦不能忍见我先取灭度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舍利弗过去世时先取灭度，其事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善听！乃往过去阿僧祇劫，尔时有国，名波罗奈。其波罗奈王，名曰大光明。大光明王，主六十小国八百聚落。其王常怀慈心，布施一切不逆人意。尔时，有一边小国王，常怀恶逆。尔时，大光明王于月日诸斋日，以五百大象载珍宝钱财、衣被饮食，著大市中，及著四城门外，布施一切。时敌国怨家，闻大光明王布施一切不逆人意，有须衣服、饮食、金银珍宝者，恣意自取而去。

“尔时，边小国王闻大光明王布施之德，心生嫉妒，即集诸臣：‘谁能往波罗奈国，乞大光明王头？’诸臣皆无能往者。王复更宣令：‘谁能往波罗奈国乞大光明王头？能去者，偿金千斤。’其中有一婆罗门言：‘我能往乞之！但给我资粮，此国去波罗奈六千余里。’王即给资粮，遣至波罗奈国。时，婆罗门往至波罗奈界上，其地六种震动，惊诸禽兽四散驰走，日光障蔽，月无精光，五星诸宿违失常度，赤黑白虹昼夜常现，流星崩落。于其国中有诸流泉浴池，华果茂盛，常所爱乐者，而皆枯干。时，婆罗门往

到波罗奈城，在门外立。时，守门神语守门者言：‘此大恶婆罗门，从远方来，欲乞大光明王头。汝莫听入！’时，婆罗门住在门外，停滞一七不能得前，语守门者：‘我从远来，欲见大王。’时，守门者即入白王：‘有一婆罗门从远方来，今在门外。’王闻是语，即出奉迎，如子见父，前为作礼：‘所从来耶？冒涉途路得无疲倦？’婆罗门言：‘我在他方，闻王功德布施不逆人意，名声远闻，上彻苍天，下彻黄泉，远近歌叹实无虚言，故从远来历涉山川，今欲有所得。’王言：‘我今名为一切之施，有所求索，莫自疑难。’婆罗门言：‘审实尔不？我不用余物，今欲大祠从王乞头。’王闻是已，深自思惟：‘我从无始生死已来，空丧此身未曾为法，空受生死劳我精神。今者此身，深欲为求菩提誓及众生。今不与者，违我本心。若不以此身施者，何缘当得成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’王言：‘大善！须我小自捡校，委付国位夫人、太子，过七日已，当相给与。’

“尔时，大王即入宫中报诸夫人：‘天下恩爱皆当别离，人生有死，事成有败，物生于春，秋冬自枯。’夫人、太子闻是语已，譬如人噎，既不能咽，复不得吐：‘大王，今者何因缘故说如是语？’王言：‘有婆罗门从远方来，欲乞我头，我已许之。’夫人、太子闻是语已，举身投地，举声大哭，自拔头发，裂坏衣裳，而作是言：‘大王，天下所重，莫若己身。云何今日难舍能舍，持用施人？’时，五百大臣语婆罗门言：‘汝用是臭烂脓血头为？’婆罗门言：‘我自乞丐，用问我为？’大臣言：‘卿入我国，我应问卿，卿应答我。’时，婆罗门正欲实答，心怀恐怖，惧畏大臣断其命根。尔时，五百大臣语婆罗门：‘汝莫恐怖！我等今者，施汝无畏。以大王故，贫婆罗门何急用是脓血头为？我等五百人，人作一七宝头，共相贸易并与所须，令汝七世无所乏少。’婆罗门言：‘吾不用也。’时，诸大臣不果所愿，心生苦恼，举声悲哭，白大王言：‘大王，今者何忍便欲舍此国土人民、夫人、太子，为一婆罗门永弃孤背？’王言：‘今为汝等及一切众生故舍身布施。’时，第一大臣闻王语定，必欲舍身与婆罗门，即自思惟：‘我今云何当见大王舍此身命？’作是思惟已，即入静室，以刀自断其命。

“尔时，大王便入后园，唤婆罗门来：‘汝今远来从我乞头，我以慈心怜愍汝故不逆汝意，令我来世得智慧头施于汝等。’作是语已，即起合掌，向十方礼而作是言：‘十方诸佛哀慈怜愍，诸尊菩萨威神护助，令我此事必得成办。’语婆罗门：‘随汝持去。’时，婆罗门言：‘王有力士之力，临时苦痛，脱能变悔，不能忍苦，或能反害于我。王审能尔者，何不以头发自系树枝？’王闻是语，心生慈愍：‘此婆罗门怯而且羸，若当不能断我头者，而失大利。’即随其言，以发自缚著树，语婆罗门：‘汝断我头，还著我手中。我当以手，授与于汝。’时，婆罗门手自捉刀，即前向树。尔时，树神即以手拍婆罗门头，闷绝倒地。尔时，大光明王语树神言：‘汝不助我，反于善法而起留

难？’尔时，树神闻是语已，心生苦恼，即唱是言：‘怪哉！苦哉！’于虚空中无云雨血，天地大动，日无精光。时，婆罗门寻断王头，持还本国。尔时，五百太子及诸群臣，即收大光明王余身骨，起塔供养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尔时第一大臣，闻大光明王以头布施，心不堪忍，寻自舍命者，今舍利弗是。尔时大光明王者，今则我身释迦如来是。菩萨如是修习苦行，誓为众生念诸佛恩，是故超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舍利弗闻于如来欲入涅槃，眼不忍见，先取灭度，与本不异，过去世时，不忍见我舍于身命。我于此后园在此一树下，舍转轮王头布施数满一千，况余身分身体手足！”

说是苦行因缘时，有无量百千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复有无量百千人得须陀洹道乃至阿罗汉果，复有无量百千人发声闻、辟支佛心，一切大众、诸天龙鬼神、人及非人，闻佛说法，欢喜而去。

复次，摩伽陀国有五百群贼，常断道劫人，枉滥无辜，王路断绝。尔时，摩伽陀王即起四兵而往收捕，送著深山悬崄之处，即取一一贼，挑其两目，刖劓耳鼻。尔时，五百群贼身体苦痛，命在呼吸。

尔时，五百人中有一人，是佛弟子，告诸大众：“我等今者，命不云远，何不至心归命于佛？”

尔时，五百人寻共发声，唱如是言：“南无释迦牟尼佛！”

尔时，如来在耆阇崛山，以慈悲力于游乾陀山，即大风起吹动树林，起栴檀尘满虚空中，风即吹往至彼深山诸群贼所，坌诸贼眼及诸身疮，平复如故。

尔时，诸贼还得两眼，身疮平复，血变为乳，俱发是言：“我等今者，蒙佛重恩，身体安乐。报佛恩者，应当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”作是唱已，一切大众异口同音而作是言：“诸未安众生我当安之，诸未解众生我当解之，诸未度者我当度之，未得道者令得涅槃。”

复次，如来慈悲方便神力不可思议。佛在舍卫国，尔时崛山中，有五百人止住其中，断道劫人作诸非法。如来尔时，以方便力化作一人，乘大名象，身著铠仗，带持弓箭，手执鉾鋋，所乘大象皆以七宝而庄校之。其人亦以七宝而自庄严，珠环严具皆出光明，单独一己而入崄路往至崛山。

尔时，山中五百群贼，遥见是人，而相谓言：“我等积年作贼，未见此也。”

尔时，贼主问诸人言：“汝何所见？”

其人答言：“见有一人乘大名象，被服璎珞，并象乘具纯是七宝，放大光明照动天地，随路而来，兼复单独一己。我等若当擒获此人，资生衣食七世无乏。”

尔时，贼主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，密共唱令，而作是言：“慎莫斫射，徐徐捉取。”即前后围绕一时而发。时五百人同声唱唤。

尔时，化人以慈悲力愍而哀伤，寻时张弓布箭射之。时五百人，人被一箭，而疮苦痛难可堪忍，即皆蹙地，宛转大哭起共拔箭。其箭坚固，非力所堪。

尔时，五百人即怀恐怖：“我等今者，必死不疑。所以者何？而此一人，难为抗对，由来未有。”即共同声，说偈问曰：

“卿是何等人，为是咒术力，

为是龙鬼神，一箭射五百？

苦痛难可陈，我等身归依，

为我出毒箭，随顺不敢违。”

尔时，化人说偈答曰：

“斫疮无过恶，射箭无过怒，

是壮莫能拔，唯从多闻除。”

尔时，化人说是偈已，即复佛身，放大光明遍照十方。一切众生遇斯光者，盲者得睹，瘘者得伸，拘蹙者得手足，邪迷者得睹真言。总要而言，诸不称意皆得如愿。

尔时，如来为五百人示教利喜，说种种法。时，五百人闻法欢喜，身疮平复，血反为乳，寻时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共同声，而说偈言：

“我等已发心，广利诸众生，

应当常恭敬，随顺诸佛学。

念佛慈悲力，拔苦身心安，

应当念佛恩，菩萨及善友。

师长及父母，及诸众生类，

怨亲心平等，恩德无有二。”

尔时，虚空中欲界诸天憍尸迦等，雨众天华，作天伎乐，供养如来，异口同音，而说偈言：

“我等先世福，光明甚严饰，

众妙供养具，利益于一切。

世尊甚难遇，妙法亦难闻，

宿植众德本，今遇释中神，

我等念佛恩，亦当发道心！

我今得见佛，所有三业善，

为诸众生故，回向无上道。”

尔时，诸天说是偈已，绕百千匝，头面礼佛，飞空而去。

复次，如来方便慈善根力不可思议。尔时，毗舍离国有一婆罗门，执著邪见，贪著我慢。舍利弗、大目揵连往到其家，说法慰喻而不信受，执著邪论。其家大富，财宝无量。家无有子，一旦崩亡，财贿没官。思惟是已，奉祠诸山及诸树神，过九十日，其妇便觉有娠，月满生男。

其儿端正，人相具足，父母爱念，众人宗敬。至年十二，共诸等侣出外游观，道逢醉象驰犇践踏，即便命终。

父母闻之，举声大哭，自投于地生狂痴心，尘土坌身，自拔头发而作是言：“一何薄命，生亡我珍？”前趣儿所抱持死尸，举声恸哭，绝而复苏，心发狂痴，裸形而行，得睹如来。

如来以慈善根力化作其儿。尔时，父母即前抱持欢喜无量，狂痴即灭，还得本心。如来尔时即为说法，因闻法故，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复次，如来慈善根力不可思议。尔时，琉璃王起四种兵伐舍卫国，得诸释子，穿坑埋之，坑悉齐腋令不动摇。过一七已，如来尔时以慈善根力，即化其地变成浴池。其浴池水具八功德，有妙香花，所谓波头摩花、分陀利花，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充满其中，异类众鸟相和悲鸣。

时，诸释子见是事已，心生欢喜，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已，时琉璃王即以酒饮五百黑象极令犇醉，脚著铁甲，鼻系利剑，即声恶鼓，放诸群象踏诸释子，身诸肢节皮骨糜碎，狼籍在地。以如来慈悲力故身心安乐，身心安乐故发菩提心，以发菩提心故于诸众生得平等心，心平等故不生嗔恚，心不嗔恚故命终生天，得生天已即以天眼却观本缘，寻相谓言：“我等蒙佛慈恩，得生于天。七宝宫殿、名衣上服、身诸光明、微妙伎乐、一切乐具，皆是如来神力。是故我等发大悲心利益众生，随有佛法所

流布处，若城邑聚落、山林树下、宫殿舍宅，有读诵、书写、解说其义，随流布处，称意供给令无乏少。若有刀兵、疾疫、饥馑，我等应当昼夜拥护，心不舍离。”

尔时，诸天发是愿已，身命色力、光明晃耀复倍于常，欢喜踊跃，飞空而去。

复次，如来方便慈善根力不可思议。尔时，琉璃王伐舍卫国，毁害诸释种已，选诸释女，择取端正才能过人各无数伎，取五百人前后围绕，作倡伎乐还归本国，夫人婇女升正殿上，结加趺坐，告大众言：“我今快乐称善无量。”

时，诸释女问琉璃王言：“汝今云何快乐？”

答言：“我得胜怨。”

诸释女言：“汝不得胜！假使汝国一切四兵，不敌于我释种一人。然我释种是佛弟子，不与物诤，令汝得胜。若起恶者，汝前后三四起兵向舍卫国，而常退缩。汝第一往时，我诸释种而作是言：‘此琉璃王，不识恩分，反生恶逆。若我等与彼战者，贤愚不别，皂白不明。我等今者，宜应恐怖令彼退散。’即立誓令：‘今者诸人，齐共射之，令箭莫伤。’即起四兵往逆琉璃，去四十里挽弓射之，箭箭相续，筈筈相拄。时，琉璃王见是事已，即怀恐怖，退还归去。过九十日，复起四兵伐诸释种。尔时，诸释寻共议言：‘琉璃恶人不知惭愧，而复更来欲相危害。’尔时，诸释复立誓限：‘今日诸人，齐共射铠，莫令伤人。’时，诸释种齐共射之，悉令诸人所著铠仗钾钾断坏，裸身而住。时，琉璃王心怀怖惧，即集诸臣而共议言：‘我等今者恐不全济。’中有第一大臣白大王言：‘是诸释种皆佛弟子，持不杀戒，修行慈悲。若不尔者，我等身命久已殒灭。’王言：‘审如是者，更可前进。’尔时，诸释敛手而住，琉璃军马遂至逼近。诸释种中有一婆罗门，语诸释子：‘今衰祸至，云何俨然？’诸释答言：‘我等今者，不与物诤。若与彼诤，非佛弟子。’时，婆罗门即嫌其言，踊出释前，与琉璃战一箭射七，未久之间伤杀转多，琉璃四兵即还却退。时，诸释种复作是念：‘我等今者，不应与是恶人共为徒党。’即集释众，共摈出是婆罗门种；既摈出已，琉璃四兵坏舍卫国。以是因缘，令汝得胜。”

时，琉璃王即生惭愧，唤旃陀罗，即刖耳鼻，截断手足；断手足已，即以车载弃于冢间。时，诸释女宛转无复手足，悲号酸切，苦毒缠身，余命无几。时，诸释女各称父母兄弟姐妹者，或复称天唤地者，苦切无量。

其中有第一释女告诸女言：“姐妹当知，我曾从佛闻，若有人能于运急之中发于一念念佛至心归命者，即得安隐，各称所愿。”

时，五百释女异口同音至心念佛：“南无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！”复更唱言：“苦哉！苦哉！痛哉！痛哉！呜呼！婆伽婆！修伽陀！”作是唱时，于虚空中，以如来慈善根力故，起大悲云，雨大悲雨，雨诸女身。既蒙雨已，身体手足还生如故。

诸女欢喜俱唱是言：“如来慈父无上世尊，世间妙药！世间眼目！于三界中，能拔其苦，施与快乐。所以者何？我等今者得脱苦难，我等今者当念佛恩，当念报恩。”

诸女念言：“当以何事而报佛恩？如来身者，金刚之身，常住之身，无饥渴身，微妙色身，悉是具足百千禅定、根、力、觉、道、不可思议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形之好，具二庄严住大涅槃，等视众生如罗睺罗，怨亲等观亦不望报。我等今者欲报佛恩，当共出家，修持禁戒，护持正法。”思惟是已，即求衣钵，往诣王园比丘尼精舍求索出家。

时，有六群比丘尼，见诸释女年时幼稚，美色端正：“今云何能舍此难舍而共出家？我等当为说世间五欲快乐，待年限过然后出家，不亦快乎？彼若还俗，必以衣钵奉施我等。”思惟是已，于释女前，即以上事向诸女说。

诸女闻已，心怀苦恼：“此安隐处，云何有大恐怖？如肴膳饮食和以毒药，此比丘尼所说亦复如是。世间五欲多诸过患，我已具知。云何而反赞叹其美，而劝我等还归本家在于五欲？”作是语已，举声大哭，还出僧房。

时，有比丘尼名曰华色，即问诸女：“何为啼哭？”

诸女答言：“不果所愿。”

比丘尼言：“汝愿何等？”

答言：“愿欲出家，不蒙听许。”

时，华色比丘尼问言：“汝欲出家者，我能度汝。”

诸女闻已，心生欢喜，即便随从，度为弟子。

时，诸释女既蒙听许，悲喜交集，而作是言：“和尚当知，我等在家，众苦非一。亲族丧亡，割削耳鼻，截断手足，祸患滋甚。”

尔时，和尚报诸弟子：“汝等辛苦何足言耶？我在家时，荷负众苦，其事众多。”

时，诸释女长跪白师：“愿说在家众苦因缘。”

尔时，华色比丘尼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放大光明，照阎浮提，请召有缘天龙鬼神、人及非人，于大众中即自说言：“我在家时，是舍卫国人，父母嫁我与北方人。彼国风

俗，其妇有娠，垂欲产时还父母家。如是次第数年生子，后复有娠。垂产之日，皆乘车马，夫妻相将归父母家。中路有河，其水瀑长。其路旷绝，多诸贼难。既至河已，不能得渡，住宿岸边。于初夜时，我腹卒痛，即便起坐。未久之间，即便娩身生一男儿。岸边草中有大毒蛇，闻新血香即来趣我。未至我所，我夫及奴眠在道中，蛇至奴所寻便螫杀。前至夫所，夫眠不觉亦螫杀夫。我时唱唤：‘蛇来！蛇来！’，唤夫不应，夫奴已死。尔时，毒蛇亦螫牛马。至日出已，其夫身体膖胀烂坏，骨节解散，狼籍在地。忧悲恐怖，闷绝躃地，举声大哭，以手捶胸，自拔头发，尘土坌身，寻复闷绝，举身投骨。如是忧苦，经留数日，独在岸边。其水渐小，荷负小儿以手牵持。其新产者以裙盛之，衔著口中，即前入水。正到河半，反视大儿，见一猛虎犇走驰逐。开口唱唤，口即失裙，婴儿没水，以手探摸而竟不获。其背上者，失手落水，寻复没丧。其岸上者，为虎所食。我见是已，心肝分裂，口吐热血，举声大哭：‘怪哉！怪哉！我今一旦见此祸酷。’即到岸上闷绝躃地。未久之间有大伴至，尔时伴中有一长者，是我父母旧所知识，我即前问父母消息。尔时，长者即答我言：‘汝父母家昨夜失火，所烧荡尽，父母亦丧。’我闻是已，闷绝躃地，良久乃苏。

“未久之间，有五百群贼即坏众伴。尔时，贼主便将我去。作贼妇法，常使守门，若有缓急，为人所逐，须速开门。后于一时，夫与群贼，共行抄劫。尔时，财主王及聚落并力驰逐，即还其家。尔时，其妇在其舍内娩娠生子，夫在门外再三唤已，无人开门。尔时，贼主即作是念：‘今此妇者，欲危害我。’思惟是已，即缘墙入，语其妇言：‘以何事故不开门耶？’妇言：‘以产生故而不及耳！’尔时，贼主见是事已，嗔恚小息，语其妇言：‘人有娠者，便当有子。汝为产故危害于我，用是子为，速往杀之？’尔时，其妇心生怜愍不忍杀之。尔时，贼主寻拔刀斫解断手足，语其妇言：‘汝可还啖。若不食者，当断汝头。’尔时，其妇以恐怖故即还食之，既还食已，嗔恚便息。其夫于后续复劫盗，为王所得，即治其罪。治贼之法，要断其命，合妇生埋。我时身体著妙璎珞，尔时有人贪利璎珞，于后夜时即便开冢，取我璎珞并将我去。复经少时，王家伺官，即伺捉得，以律断之如治贼罪。治贼罪法，即断其命，合妇生埋。埋之不固，于后夜时，多诸虎狼把发冢开食啖死尸，我因此故寻时得出。既得出已，荒错迷闷不知东西，即便驰走。路见多人，即便问言：‘诸人当知我今苦恼，何处能有忘忧除患？’时有长老婆罗门等，以怜愍心即语我言：‘曾闻释迦牟尼佛法之中，多诸安隐，无诸衰恼。’我闻是已，心生欢喜，诣大爱道憍昙弥比丘尼所出家，次第修习即得道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以是因缘，汝等当知，我在家时勤苦如是，以是因缘自致得道。”

时，诸释女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，得法眼净。诸会听众，各发所愿，欢喜而去。

尔时，佛姨母憍昙弥比丘尼告一切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弥尼、优婆夷及一切女人，而作是言：“佛法大利！一切功德三种果报，唯有如来佛法海中乃具有之。一切众生皆悉有分，而我等一切女人，如来不听。以一切女人多诸疑惑，执著难舍；以执著故，使诸结业无量缠缚痴爱覆心；覆心重故，爱水所没，不能自出。故以二等智故，懈怠慢惰故，现身不能庄严菩提获得三十二相故，于生死中失转轮圣王所有胜果以十善法摄众生故，亦失无上梵王之位不能为建立正法劝发咨请使一切众生得利乐故，是故如来不听女人乐为弟子。天魔波旬及诸邪见一切外道，长夜恶邪执著邪论，残灭正法，毁佛法僧，是故如来不听女人乐入佛法。我为一切诸女人故，三请如来欲求佛法。如是至三，亦不听许。时我不果所愿，心怀怅恨，忧悲苦恼，即出祇桓，悲泪满目。尔时，阿难即问我言：‘母人何故忧愁如此？’我时即报侍者阿难：‘欲求出家修行佛法，三请如来，如来不许。以是因缘，我忧愁耳！’尔时，阿难即报我言：‘母人莫愁！我当启请如来，使母人得入佛法。’憍昙弥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。

“尔时，阿难入白佛言：‘世尊，今欲从佛，启请一愿。’佛言：‘听汝说之。’阿难白佛言：‘憍昙弥，母人者。乳哺养育如来色身，至今得佛，依因母人之所成立。母人于如来有大恩分，如来犹尚听于一切众生入佛法中，况于母人而不听许？’佛告阿难：‘如汝所说，如来非不知母人于如来所有是重恩，但不乐使女人入佛法中。如来若听女人入佛法中者，正法当渐微渐灭于五百岁，是故如来不乐喜听女人入佛法中。’尔时，阿难头面礼佛足，长跪叉手，重白佛言：‘世尊，阿难自念，过去诸佛具四部众，而我释迦如来独不具耶？’佛告阿难：‘若憍昙弥，爱乐佛法发大精进，清净修习八敬之法者，听入佛法。’阿难即时头面礼佛，右绕三匝即便出外，白母人言：‘阿难已劝请如来，得使母人奉持佛法。’憍昙弥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，白阿难言：‘善哉！阿难，乃能殷勤劝请如来，得使母人称遂本愿。’阿难具宣如来殷勤之教，母人闻已，悲喜交集：‘而我身者，是无常身，今日乃得贸易宝身。今我命者，念念迁灭，代谢不定，始于今日贸易宝命。今我所有身命财者，众缘所共，无有真主，今日乃得贸易宝财。’我思惟如是功德利故，于阿难所深生恭敬供养之想，白言：‘大德阿难，愿不有虑！如来秘教，当尽奉行，假使丧失身命终不退失。’如来即当宣说微妙八敬之法，难可毁犯。

“尔时，憍昙弥母人，即以大悲熏修其心，普为未来一切女人，重白佛言：‘世尊，若当未来恶世之中，有善女人信乐爱敬于佛法者，唯愿听许，得蒙其例。’佛言：‘善哉！若有女人护持佛法，渐次修学戒、施、多闻及诸善法，在家出家三归、五戒乃至具戒，及诸度、诸助道法，皆悉听许，恣意修习，亦得是三种果报，人、天、泥洹。’时，憍昙弥闻是说已，心生欢喜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若是果报，正是佛恩。’佛言：‘

莫作是说！如来终不有恩于诸众生，如来终不于诸众生而计有恩。计有恩者，则破如来平等之心。憍昙弥，当知如来于诸众生计有恩无恩者，无有平等。何以故？若有众生毁害于佛，如来不嗔；若有众生以栴檀汁涂如来身，如来不喜。如来普于众生怨亲等观。唯是阿难，非如来也，以阿难故，令诸女人得入佛法。憍昙弥，未来末世，若有比丘尼及诸一切诸善女人，常当至心念阿难恩，称名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令不断绝。若不能常，昼夜六时，令心不忘。’”

时，憍昙弥告诸比丘尼及一切诸善女人，而作是言：“我等应当至心归命阿难大师！若有女人欲求安隐吉祥果报，常当于二月八日、八月八日，著净洁衣，至心受持八戒斋法，昼夜六时建大精进。阿难即以大威神力，应声护助，如愿即得。”

时会大众，闻法欢喜，右绕而去。

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六 优波离品第八

尔时，如来大众围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尔时，阿难即从座起，观察众心，咸皆有疑：“如来世尊，云何乃听优波离下贱之人随佛出家？以听其出家故，毁辱一切诸王刹利种，增不敬之心；污信心故，永失福田，乃使白净王子难陀比丘生轻慢心。”

佛告阿难及诸大众：“汝等善听！汝等乃可说如来无有平等、大悲、三念处、五智、三昧，不得说言优波离比丘真实是下贱人，修习下行、下愿、下精进也。汝等乃可说如来烦恼无常迁变，不可得说优波离下贱出家。如来以正遍知宣说真实之言，汝等应当信受佛语。如来知见生死过患独觉成佛，优波罗亦随出家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天人大众增仰，护持正法，持律第一，堪任供养，能令众生成就三种妙果，所谓现报、生报、后报。是故当知，优波离者奇特妙行，偏为大悲菩萨，已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所植众德本，亦于诸佛法中持律第一，亦于释迦牟尼佛法中持律第一。”

尔时，难陀比丘闻佛说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大憍陈如足，次第至优波离前，俯仰而立，合掌而已。

尔时，如来即为难陀而说偈言：

“难陀当应知，汝莫忧贫穷，

亦不失富贵，出家法应尔。”

难陀闻佛示教利喜，种种说法，心生欢喜，即正衣服，头面礼优波离足。应时天地六种震动，身心柔软，逮得己利，所作已办。

佛告优波离：“汝速师子吼！于三宝、四谛、在家出家七众差别，所谓三归五戒乃至一切戒、利益众生戒、净烦恼戒、调御威仪戒、禅戒、无漏戒，兴隆三宝。”

时，优波离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以威神力引接将护，我乃少能所咨问耳！云何名三宝，佛、法及众僧？三宝若无性，云何分别说，法僧差别名？归依三宝者，云何而奉行？三归若一者，不应说言三。若说三归者，云何七众名？”

尔时，优波离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所归依名归依佛？”

尔时，如来一一称解，答曰：“佛陀者觉，觉了一切法相故。复次，一切众生长眠三界，佛道眼既开，自觉觉彼，故名为觉。佛于一切法，能一切得一切说。”

问曰：“佛云何一切说？为应时适会随宜说耶？为当部党相从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佛随物适时说一切法，后诸弟子结集法藏，以类撰之。佛或时为诸弟子制戒轻重，有残无残，撰为律藏。或时说因果相生，诸结诸使及以业相，集为阿毗昙藏。为诸天世人随时说法，集为增一，是劝化人所习。为利根众生说诸深义，名中阿含，是学问者所习。说种种随禅法，是杂阿含。坐禅人习，破诸外道，是长阿含。”

问曰：“佛若一切说者，有经云：佛坐一树下捉一枝叶，问弟子曰：‘此枝叶多，树上叶多？’答曰：‘树上叶多。’佛言：‘我所知法如树上叶，我所说法如掌中叶。’云何言佛一切说耶？”

答曰：“有别相一切，总相一切。今言别相一切。有言‘佛能一切说，但众生不能尽受’，佛非不能说。有言‘应云一切知，直言说不得’，言一切说也。

问：“若佛知而能说，声闻、缘觉依知而能说，何不称佛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尔。佛知说俱尽，二乘知说，于法有所不尽。复次，佛解一切法，尽能作名，二乘不能。复次，佛得无边法，能无边说，二乘不能。复次，有共、不共，二乘所得共，佛所得不共。声闻所得，三乘同知；中乘所得，二乘共知；唯佛所得，二乘不知，独佛自知。复次，函大盖亦大，法大法相无边。佛以无边智知说无边法，二乘智有边故不称法相。复次，有根、义。根者，慧根；义者，慧所缘法。佛根、义俱满，慧所缘法，无有不尽；二乘根、义，二俱不满。复次，佛得如实智名，于一切法相，如实了故。二乘知法，不尽源底，兼有所不周，是以不得称如实智。以是种种义故，二乘不得称佛。”

“婆伽婆者，不可以音传，不可以义解，云何世尊？”

“以能知一切对治法故。复次，世法，言音不同，世人自不相解，佛悉知之，故云世尊。复次，勤比丘云，凡二乘、凡夫，自说得法，或乐静默，或入禅定，或以余缘秘惜不说。佛所得法以慈悲力故，乐为他说。复次云何，以破三毒故，得称世尊。”

问曰：“二乘亦破三毒，何不名世尊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不尔，二乘有退，佛不退故。退有三种，果退、不果退、所用退。果退者，声闻三果退，下果不退。中乘二种，若百劫习行，成辟支佛果不退；若本是下乘三果，作辟支佛，则果有退，佛果不退。不果退者，若向三乘人，未得而退。若修比丘三业懈惰不进，凡有所修习，退而不勤，名不果退也。所用退者，凡所得法不现前用。如佛十力、小乘十智，用一，余则不用。如诵十万言经，若不诵时，尽名所用退也。下乘不果退，中乘亦有不果退，佛无不果退，于一切行中无不勤故。二乘有所用退也，佛则不定。又云，于十力中用一，不用九，故名退也。有云，无不用退，如诵二十万言经，凡夫力劣故，或一日、二日诵讫，佛能即时诵讫。十力亦尔，用能即用，无障碍故，无不用退。又云，佛无不用退，如著泥洹僧时，不直尔著如凡夫人法，皆为利益众生故。凡所用法，有益则用，无益不用，非不能用，故无用退。虽各有所解，而云不可定也。佛意不可思议。”

问曰：“声闻何故三果退，下果不退？”

答曰：“三果已曾得故退，下果未曾得故不退。如人饥得美食，久则不忘，此义亦尔。又云，下果忍作无碍道，智作解脱道；三果智作无碍道，智作解脱道故退。又云，见谛道无退，思惟道有退，净不净想断结故。思惟有逼迫，见谛无逼迫。见谛无逼迫，见谛结见理，思惟微生故，逼迫不退也。又云，见谛智力强，如大梁镇物，思惟智弱故退也。又云，见谛欲界忍智二心能断九品，上界忍智二心断七十二品结尽无色界故不退也。以是义故，独名世尊。复次，佛习气断，二乘习气不尽。如牛呵比丘，常作牛呵，以世世牛中来故。如一比丘虽得漏尽，而常以镜自照，以世世从淫女中来故。如一比丘跳踯棚阁，以世世从猕猴中来。不得名世尊。

“凡言如是我闻者，佛在时言我闻，为是灭后也撰法藏者言我闻？佛二十年中说法，阿难不闻，何得言我闻？”

答曰：“云诸天语阿难。又云，佛入世俗心令阿难知。又云，从诸比丘边闻。又云，阿难从佛请愿：愿佛莫与我故衣，莫令人请我食。我为求法，恭敬佛故，侍佛所须，不为衣食。诸比丘晨暮二时，得见世尊，莫令我尔。欲见便见！又二十年中，佛所说法，尽为我说。”

问曰：“二十年中，所说法句，何由可说？”

答曰：“佛善巧方便，于一句法中演无量法，能以无量法为一句义。佛粗示其端绪，阿难尽已得知，速利强持力，故八万法者。又云，如树根茎枝叶，名为一树；佛为众生始终说法，名为一藏，如是八万。又云，佛一坐说法，名为一藏，如是八万。又云，十六字为半偈，三十二字为一偈，如是八万。又云，长短偈四十二字为一偈，如是八万。又云，如半月说戒为一藏，如是八万。又云，佛自说六万六千偈为一藏，如是八万。又云，佛说尘劳有八万，法药亦八万，名八万法藏。”

问曰：“契经、阿毗昙，不以佛在初，独律诵以佛在初？”

答曰：“以胜故，佛独制故。如契经中诸弟子说法，有时如释提桓因，自说布施第一。何以故？我以施故，得为天王所愿如意，佛言如是。有时佛化作化佛，化佛说法。律则不尔，一切佛说，是故以佛在初。又如契经随处随决，律则不尔。若屋中有事，不得即结，必当出外。若白衣边有事，必在众结。若聚落有事，亦在众结。若于五众边有事，必在比丘、比丘尼边结。是故以佛在初。毗耶离者，或有国以王为名，或以地为称，或以城为号。此国以龙为目，迦兰陀聚落者，以鸟名之。又云，聚落主名须提那者，父母求请神祇得，故名求得。富贵者，富有二种：一众生类，二非众生。非众生者，多有金银七宝、仓库、财帛、田畴舍宅。众生类者，奴婢仆使、象马牛羊、村落封邑，故名富也；贵者，或为封主，或有美德，人所宗敬，故言贵也。自归三宝，受三归法。”

问曰：“三归以何为性？”

“有论者言，三归是教，无教性。受三归时，胡跪合掌，口说三归，是名身口教也。若纯重心，有身口无教，是谓教无教。又云，三归是三业性，身、口、意业也。又云，三归是善五阴，以众生善五阴为三归，以三宝为所归，所归以救护为义。譬如有人有罪于王，投向异国以求救护。异国王言：‘汝求无畏者，莫出我境，莫违我教，必相救护。’众生亦尔，系属于魔有生死罪，归向三宝以求救护。若诚心三宝，更无异向，不违佛教，魔王邪恶无如之何。昔有一鸽，为鹰所逐，入舍利弗影，战惧不解，移入佛影，泰然无怖。大海可移，此鸽无动。所以尔者，佛有大慈大悲，舍利弗无大慈悲。佛习气尽，舍利弗习气未尽。佛三阿僧祇劫修菩萨行，舍利弗六十劫中修习苦行。以是因缘，鸽入舍利弗影犹有怖畏，入佛影中而无怖也。”

问曰：“若归三宝，能除罪过，息怖畏者，提婆达多亦归依三宝，以信出家，受具足戒，而犯三逆，堕阿鼻狱。”

答曰：“夫救护者，救可救者。提婆达多罪恶深大，兼是定业，是故难救。”

问曰：“若有大罪，佛不能救；若无罪者，不须佛救。云何三宝能有救护？”

答曰：“提婆达多归三宝，心不真实，三归不满，常求利养名闻，自号一切智人，与佛争竞，以是因缘，三宝虽有大力，不能救也。如阿阇世王，虽有逆罪，应入阿鼻狱，以诚心向佛故，灭阿鼻罪，入黑绳地狱，如人中重罪，七日都尽，是谓三宝救护力也。”

问曰：“若提婆达多罪不可救者，有经云：‘若人归佛者，不堕三恶道’，是义云何？”

答曰：“提婆达多以归三宝故，虽入阿鼻，受苦轻微，亦时得暂息。又如人在山林旷野恐怖之处，若念佛功德，恐怖即灭，是故归依三宝救护不虚。”

“三宝于四谛中，何谛所摄？于二十二根中，何根所摄？于十八界中，何界所摄？十二入中，何入所摄？于五阴中，何阴所摄？”

“三宝于四谛中，尽谛所摄，道谛少入。根中，三根所摄，未知、已知、无知根。于十八界所摄，意界、意识界、法界。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所摄。五阴中，无漏五阴所摄。佛宝于四谛中，道谛少入；法宝于四谛中，尽谛所摄；僧宝四谛中，道谛少入。佛宝二十二根中，无知根所摄；法宝是尽谛无为故，非根所摄；僧宝二十二根中，三无漏根所摄。佛宝于十八界中，意界、意识界、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少入；五阴中，无漏五阴少入。法宝于十八界中，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法入少入；法宝非五阴摄，阴是有为，法宝是无为故。僧宝于十八界中，意界、意识界、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少入；五阴中，无漏五阴少入。”

问：“归依佛者，为归依释迦文佛？为归依三世佛耶？”

答曰：“归依三世佛，以佛法身同故，归依一佛，则是三世诸佛，以佛无异故。有云，若归依三世诸佛者，有诸天自说‘我迦葉佛弟子’、‘我拘留孙佛弟子’，如是七佛中各称‘我是某佛弟子’，以是因缘，正应归依一佛，不应三世。有云，不应尔。何以故？如毗沙门经说，毗沙门王归依三宝，归依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佛。以是义故，应归三世诸佛。”

问曰：“若尔者，如诸天各称某佛弟子，是义云何？”

答曰：“诸天所说，何足定义？有诸天各称一佛为师，亦归三世诸佛，直以一佛为证耳！”

问曰：“何所归依，名为归依佛？”

答曰：“归依语，回转一切智，无学功德。”

“为归色身，归依法身耶？”

答曰：“归依法身，不归色身，不以色为佛故。”

问曰：“若色身非佛者，何以出佛身血而得逆罪？”

答曰：“色身是法身器故，法身所依故。若害色身则得逆罪，不以色身是佛故得逆罪。”

“归依法者，何所归依，名归依法？”

答曰：“归依语，回转断欲，无欲尽处涅槃，是名归依法。”

问曰：“为归依自身尽处、他身尽处？”

答曰：“归自身尽处、他身尽处，是名归依法。”

“若归依僧，何所归依？”

答曰：“归依语，回转良祐福田，声闻学无学功德，是名归依僧。”

“为归俗谛僧，为第一义谛僧？若归第一义谛僧者，佛与提谓、波利受三自归，不应言‘未来有僧，汝应归依。第一义谛僧，常在世间’。”

答曰：“以俗谛僧是第一义谛僧所依故，言‘未来有僧，汝应归依’。又欲尊重俗谛僧故，作如是说。佛自说一切诸众中，佛众第一。譬如从乳出酪，从酪出酥，从酥出醍醐，醍醐于中最胜最妙；佛弟子众，亦复如是。若有众僧集在是中，四向四得无上福田，于一切九十六种众中，最尊最上，无能及者。是故言‘未来有僧，汝应归依’，不伤正义。”

问曰：“佛亦是法，法亦是法，僧亦是法。正是一法，有何差别？”

答曰：“虽是一法，以义而言，自有差别。以三宝而言，无师大智及无学地一切功德，是谓佛宝；尽谛无为，是谓法宝；声闻学无学功德智慧，是名僧宝。以法而言，无师无学法，是名佛宝；尽谛无为，非学非无学法，是名法宝；声闻学无学法，是名僧宝。以根而言，佛是无知根，法宝非根法，僧是三无漏根。以谛而言，佛是道谛少入，法宝是尽谛，僧是道谛少入。以沙门果而言，佛是沙门，法宝是沙门果；僧是沙门，法宝是沙门果。以婆罗门而言，佛是婆罗门，法宝是婆罗门果；僧是婆罗门，法宝是婆罗门果。以梵行而言，佛是梵行，法宝是梵行果；僧是梵行，法宝是梵行果。以因果而言，佛是因，法宝是果；僧是因，法宝是果。以道果而言，佛是道，法宝是果；僧是道，法

宝是果。佛以法为师，佛从法生，法是佛母，佛依法住。”

问曰：“佛若以法为师者，于三宝中，何不以法为初？”

答曰：“法虽是佛师，而法非佛不弘，所谓道由人弘，是故以佛在初。”

尔时，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受三归戒时，先称法宝，后称佛者，成三归不？”

答曰：“无所晓知，说不次第者，自不得罪，得成三归。若有所解，故倒说者得罪，亦不成三归。”

问曰：“若称佛及法，不称僧者，成三归不？若称法、僧，不称佛者，成三归不？若称佛、僧，不称法宝，成三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成三归。”

问曰：“若不受三归，得五戒不？若不受三归，得八戒不？若不受三归，得十戒不？若不白四羯磨，得具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一切不得。若受五戒，先受三归，三归既竟，乃得五戒。所以说五戒名者，欲使前人识戒名字。如白四羯磨竟已便得具戒，所以说四依、四堕、十三僧残者，但为知故说。又言，受三归竟，说不杀戒，尔时得戒，所以说一戒得五戒者，若能持一戒，五尽能持。又以五戒势分相著故，兼以本意，誓受五戒故。又言，受五戒竟，然后得戒。于诸说中，受三归已得五戒者，此是正义，如白四羯磨法。若受八戒，若受十戒，如五戒说。”

“若先受三归作优婆塞，后若受五戒，若受八戒，若受十戒，更须三归不？”

答：“不受三归。一切得戒，以先受三归故。”

“若先不受三归，直白羯磨，得戒不？”

答：“受五戒、八戒、十戒，但受三归，即便得戒。若受具戒，要以白四羯磨而得具戒，不以三归。凡具戒者，功德深重，不以多缘多力，无由致之，是故三归、十僧白四羯磨而后得也。五戒、八戒、十戒，功德力少。是故若受三归即便得戒，不须多缘多力受具戒已。”

“何以但说四堕、十三僧残，不说余篇耶？”

“此二篇，戒最是重者，一戒若犯，永不起。二虽起难起，若波利婆沙、摩那埵、二十众中，而后出罪。若难持而能持者，余篇易持戒，不须说也。是故但说二篇，不说

余篇。”

问曰：“是波罗提木叉戒，是无漏戒，是禅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非无漏戒，亦非禅戒。此波罗提木叉戒，若佛在世，则有此戒；佛不在世，则无此戒。禅无漏戒，若佛在世、若不在世，一切时有。波罗提木叉戒，从教而得；禅无漏戒，不从教得。波罗提木叉戒，从他而得；禅无漏戒，不从他得。波罗提木叉戒，不问眠与不眠、善恶无记心，一切时有。禅无漏戒，必禅无漏心中有戒，余一切心中无也。波罗提木叉戒，但人中有；禅戒、无漏戒，人天俱有。波罗提木叉戒，但欲界中有；禅无漏戒，欲色界成就无漏戒。波罗提木叉戒，但佛弟子有；禅戒，外道俱有。”

问曰：“优婆塞五戒，几是实罪？几是遮罪？”

答曰：“四是实罪，饮酒一戒是遮罪。饮酒所以得与四罪同类，结为五戒者，以饮酒是放逸之本，能犯四戒。如迦葉佛时，有优婆塞以饮酒故，邪淫他妇，盗杀他鸡。他人问言：‘何以故尔？’答言：‘不作，以酒乱故，一时能破四戒。’有以饮酒故能作四逆，唯不能破僧耳。虽非宿业有狂乱报，以饮酒故，迷惑倒乱犹若狂人。又酒乱故，废失正业、坐禅、诵经、佐助众事。虽非实罪，以是因缘，与实罪同。”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优婆塞戒，但于众生上得戒，非众生上亦得戒不？但于可杀、可盗、可淫、可妄语众生上得戒耶？若于不可杀、不可盗、不可淫、不可欺诳众生上亦得戒耶？”

答曰：“于众生得四戒，于非众生上得不饮酒戒。若众生可杀不可杀、可淫不可淫、可盗不可盗、可妄语不可妄语，一切得戒。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非非想处，及三千世界乃至如来一切有命之类，得此四戒。以初受戒时，一切不杀，一切不盗，一切不淫，一切不妄语，无所限齐，以是故一切众生上无不得戒。凡受戒法，先与说法引导开解，令于一切众生上起慈愍心，既得增上心，便得增上戒。夫受戒法，于一切众生上各得四戒。四戒差别，有十二戒。于众生上，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。凡起此四恶，有三因缘：一以贪故起，二以嗔故起，三以痴故起。于一切众生上有十二恶，以反恶故得十二善戒色，一切无边众生上亦复如是。设有百万千万阿罗汉入于泥洹，先于此罗汉上所得戒始终成就，不以罗汉泥洹故此戒亦失。得不饮酒戒，时此一身始终三千世界中一切所有酒上咽咽得戒色，以受戒时，一切酒尽不饮故。设酒灭尽，戒常成就，而不失也。”

“先受戒时，于一切女人上三疮门中得不淫戒，而后娶妇犯此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犯。所以尔者？本于女上得邪淫戒，今是自妇，以非邪淫故，不犯此戒。以是义推之，一切同尔。八戒、十戒，众生非众生类，得戒亦如是。二百五十戒，一切众生上各得七戒，以义分别有二十一戒。如一众生上起身、口七恶，凡起此恶有三因缘：一以贪故起，二以嗔故起，三以痴故起。以三因缘起此七恶，三七二十一恶；反恶得戒，一众生上得二十一戒色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。以此义推，可一时得无量戒，不可一时尽犯，而得一时舍戒也。夫破戒法，若破重戒，更无胜进；设还舍戒，后更受者，更不得戒。如破八斋中重戒，后更受八戒、若受五戒、若受十戒、若受具戒，兼禅戒、无漏戒，一切不得。若破五戒中重戒已，若受八戒、十戒、具戒并禅戒、无漏戒，一切不得。若破五戒已，欲舍五戒更受十戒者，无有是处。若舍戒已，更受五戒，若受八戒、十戒、具戒并禅戒、无漏戒，一切不得。若破十戒、具戒中重戒者，若欲胜进，若欲舍戒还受戒者，如五戒中说。”

问曰：“禅戒、无漏戒、波罗提木叉戒，于三戒中，何戒为胜？”

答：“禅戒胜。有云，波罗提木叉戒。所以尔者？若佛出世，得有此戒；禅戒、无漏戒，一切时有。于一切众生非众生类，得波罗提木叉戒，禅、无漏戒但于众生上得。于一切众生上慈心得波罗提木叉戒，禅、无漏戒不以慈心得。夫能维持佛法，有于七众在于世间。三乘道果相续不断，尽以波罗提木叉为根本，禅、无漏戒不尔，是故于三界中最尊殊胜。初受戒时，白四羯磨已，戒已成就。始一念戒色，名业亦名业道。第二念已，后生戒色，但是业非业道。所以尔者？初一念戒色，思愿满足，以通思故，名思业道。以前戒为因，故后戒色任运自生，是故但名业，非业道。初一念戒，有教无教，后次第生戒，但有无教，无有有教。初一念戒亦名为戒，亦名善行，亦名律仪。后次续生戒，亦有此义。”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于三世中，何世得戒？”

答曰：“现在一念得戒，过去、未来是法非众生故不得戒，现在一念是众生故得戒。”

问曰：“为善心中得戒，为不善心中？为无记心中，为无心中得戒？”

答曰：“一切尽得。先以善心礼僧足已，受衣钵，求和尚，问精进，乞戒、胡跪、合掌、白四羯磨已，相续善心戒色成就，是谓善心中得戒。若先次第法中，常生善心起诸教业，白四羯磨时，起贪欲、嗔恚等诸不善念，于此心中成就戒色，是名不善心中得戒。以本善心善教力故，而得此戒，非不善心力也。先以善心起于教业，白四羯磨时，或睡或眠，于眠心中而生戒色，是名无记中得戒也。先以善心起于教业，白四羯磨时，

入灭尽定，即于尔时成就戒色，名无心中而得戒也。”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若白衣不受五戒，直受十戒，为得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一时得二种戒，得优婆塞戒，得沙弥戒。若不受五戒、十戒，直受具戒，一时得三种戒。”

忧波离复白佛言：“若受具戒，一时得三种戒者，何须次第先受五戒、次受十戒、后受具戒耶？”

答曰：“虽一时得三种戒，而染习佛法必须次第。先受五戒，以自调伏，信乐渐增，次受十戒；既受十戒，善根转深，次受具戒。如是次第得佛法味，深乐坚固，难可退败。如游大海渐渐入深，入佛法海亦复如是。若一时受具戒者，即失次第，又破威仪。复次，或有众生应受五戒而得道果，或有众生因受十戒而得道果，以是种种因缘，是故如来说此次第。若先受五戒，次受十戒，受十戒时亦成就二戒，五戒、十戒；受十戒已，次受具戒，受具戒时成就三种戒，五戒、十戒、具戒。七种受中，唯白四羯磨戒，次第三时得，余六种受戒但一时得，无三时次第也。若一时得三种戒，若欲舍时，若言‘我是沙弥，非比丘’，即失具戒，二种戒在，五戒、十戒。若言‘我是优婆塞，非沙弥’，即失十戒，余五戒在。若言‘在家出家一切尽舍，我是归依优婆塞’，三种一时尽失，不失三归。若次第得三种戒，舍法次第，如一时得戒中说。”

“若先优婆塞出家，受十戒，舍五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舍，但失名、失次第，不失戒也。失优婆塞名，得沙弥名。失白衣次第，得出家次第。”

“若沙弥受具戒时，失十戒、五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失，但失名、失次第，不失戒也。失沙弥名，得比丘名。失沙弥次第，得比丘次第。终始常是戒，而随时名。譬如树叶，春夏则青，秋时则黄，冬时则白，随时异故树叶则异，而其始终故是一叶；戒亦如是，常是一戒，随时有异。又如乳、酪、酥、醍醐，四时差别，虽随时有异而故是一；戒亦如是，虽三时有异，戒无异也。”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凡受优婆塞戒，势不能具受五戒。若受一戒、二戒乃至四戒，受得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得。”

“若不得者，有经说，少分优婆塞、多分优婆塞、满分优婆塞，此义云何？”

答曰：“所以作是说者，欲明持戒功德多少，不言有如是受戒也。”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若受一日、二日乃至十日五戒，得如是受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得。佛本制戒，各有限齐，若受五戒必尽形寿，若受八戒必一日一夜受，是故不得。夫白四羯磨戒有上中下，五戒是下品戒，十戒是中品戒，具戒是上品戒。入五戒中亦有三品，若微品心受戒得微品戒，若中品心受戒得中品戒，若上品心受戒得上品戒。十戒、具戒亦各三品，如五戒说。若微品心得戒已后，以上、中品心受十戒者，先得五戒更无增无胜；于五戒外，乃至不非时食等残余五戒，得增上五戒。先得五戒，得本微品也。即先微品五戒，以中、上品心受具足戒，先得五戒更无增无胜，仍本五戒；自五戒外一切诸戒，以受具戒时心增上故，得增上戒。以是推之，波罗提木叉戒无有重得。以次第而言，五戒是微品，十戒是中品，具戒是上品。以义而推，亦可以上品心得五戒，是上品戒；中品心得十戒，是中品戒；下品心得具戒，是下品戒。以是义故，随心有上中下，得戒不同，无定限也。若请和尚受十戒时，和尚不现前，亦得十戒。若受十戒时，和尚死者，若闻知死，受戒不得；若不闻死，受戒得戒。若白四羯磨，受戒和尚不现前，不得受戒，以僧数不满故；若僧数满，设无和尚，亦得受戒。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五戒优婆塞得贩卖不？”

答曰：“得听贩卖，但不得作五业：一、不得贩卖畜生，以此为业。若自有畜生，直卖者听，但莫卖与屠儿。二者、不得贩卖弓箭刀杖，以此为业。若自有者，直卖者听。三者、不得沽酒为业。若自有者，亦听直卖。四者、不得压油，多杀虫故，天竺法尔。罽宾以来，麻中一切若无虫处，压油无过。五者、不得作五大色染业，以多杀虫故。洛沙等外国染法，多杀诸虫，是故不听。谓秦地，染青法亦多杀虫，堕五大染数。”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夫八斋法，通过中不食，乃有九法，何以八事得名？”

答曰：“斋法过中，不食为体，八事助成斋体，共相支持，名八支斋法。是故言八斋，不云九也。”

“若受八戒人，于七众为在何众？”

“虽不受终身戒，以有一日一夜戒故，应名优婆塞。有云，若名优婆塞，无终身戒。若非优婆塞，有一日一夜戒，但名中间人，有经说。”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若七众外，有波罗提木叉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有。八斋戒是。以是义推，若受八斋，不在七众也。受八斋法，应言一日一夜不杀生，令言语决绝，莫使与终身戒相乱也。”

问曰：“受八戒法，得二日、三日乃至十日，一时受不？”

答曰：“佛本制一日一夜戒，不得过限。若有力能受一日，过已次第更受，如是随力多少不计日数。夫受斋法，必从他人边受。于何人受？五众边受。既受八戒，若鞭打众生，斋不清净。虽即日不鞭打，若待明日鞭打众生，不清净。以要而言，若身、口作不威仪事，虽不破斋，无清净法。设身、口清净，若心起贪欲觉、嗔恚觉、恼害觉，亦名斋不清净。若身、口、意三业清净，若不修六念，亦名斋不清净。受八戒已，精修六念，是名斋清净。有经说，若作阎浮提王，于阎浮提地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，于中自在。虽有如是功德，分作十六分，阎浮提王功德，于十六分中不及一分，所谓最后清净八斋也。若人欲受八斋，先恣情色，或作音乐，或贪啖肉，种种戏笑，如是等放逸事，恣心作已而后受斋，不问中前中后，尽不得斋。若本无心受斋，而作种种放逸事，后遇善知识即受斋者，不问中前中后，一切得斋。若欲受斋，而以事难自碍不得自在，事难解已而受斋者，不问中前中后，一切得斋。”

问曰：“若欲限受昼日斋法，不受夜斋，得八戒不？若欲受夜斋，不受昼斋，得八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得。所以尔者？佛本听受一日一夜斋法，以有定限，不可违也。”

优波离复白佛言：“若不得者，如皮革中说，亿耳在旷野处，见诸饿鬼种种受罪，或昼受福、夜则受罪，或夜受福、昼则受罪。所以尔者？以本人中，昼受戒法、夜作恶行，或夜受戒法、昼作恶行，是以不同。此义云何？”

答曰：“凡是本生因缘，不可依也。此中说者，非是修多罗，非是毗尼，不可以定实义也。又云，此戒是迦旃延以度亿耳故，作此变化感悟其心，非是实事。若受斋已欲舍斋者，不必要从五众而舍。若欲食时，趣语一人，斋即舍也。凡得波罗提木叉戒者，以五道而言，唯人道得戒，余四道不得。如天道以著乐故深重，不能得戒。如昔一时，大目揵连以弟子有病，上忉利天以问耆婆，正值诸天入欢喜园。尔时，目连在路侧立，一切诸天无顾看者。耆婆后至，顾见目连，向举一手，乘车直过。目连自念：‘此本人中是我弟子，今受天福，以著天乐都失本心。’即以神力制车令住，耆婆下车礼目连足，目连种种因缘责其不可。耆婆答目连曰：‘以我人中为大德弟子，是故举手问讯，颇见诸天有尔者不？生天以著乐深心不得自在，是使尔耳！’目连语耆婆曰：‘有弟子病，当云何治？’耆婆答曰：‘唯以断食为本。’有时，目连劝释提桓因：‘佛世难遇，何不数数亲近咨受正法？’帝释欲解目连意故，遣使敕一天子令来，反覆三唤，犹故不来。此一天子唯有一妇，有一伎乐，以染欲情深，虽复天王命重，不能自割。后不获已而来，帝释问曰：‘何故尔耶？’即以实而对。帝释白目连曰：‘此天子唯有一天女、一伎乐，以自娱乐不能自割，况作天王？种种宫观，无数天女，天须陀食自然百味，百

千伎乐以自娱乐，视东忘西。虽知佛世难遇，正法难闻，而以染乐缠缚不得自在，知可如何？’凡受戒法，以勇猛心自誓决断，然后得戒。诸天著乐心多，善心力弱，何由得戒？饿鬼以饥渴苦，身心烧然，地狱无量苦恼，种种楚毒心意痛著，无缘得戒。畜生中以业障故，无所晓知，无受戒法。虽处处经中说龙受斋法，以善心故而受八戒，一日一夜得善心功德，不得戒也，以业障故。以四天下而言，唯三天下，阎浮提、拘耶尼、弗婆提，及三天下中间海洲上人，一切得戒。如拘耶尼，佛遣宾头卢，往彼大作佛事，有四部众。东方亦有比丘，在彼亦作佛事，有四部众。唯郁单越，无有佛法，亦不得戒，以福报障故，并愚痴故，不受圣法。有四种人，一男、二女、三黄门、四二根。四种人中，唯男、女得戒。二种人不得戒，黄门、二根。如男、女中，若杀父母、阿罗汉，出佛身血，坏法轮僧，污比丘尼，贼住越济，人断善根，如是人等尽不得戒。大而观之，受染佛法者，盖不足言。若天、若龙鬼神、若郁单越、若不男、二根，种种罪人，尽得受三归也。”

问曰：“三世诸佛，得戒等不？”

答曰：“不等。凡得戒者，于众生非众生类上得戒。而一佛出世度无数阿僧祇众生入无余泥洹，而后佛出世于此众生尽不得戒，如是诸佛先后得戒各各不等。如迦葉佛度无数阿僧祇众生入无余泥洹，而迦葉佛于此众生尽皆得戒，释迦文佛于此众生尽不得戒。一切诸佛有三事等，一积行等，二法身等，三度众生等。一切诸佛尽三阿僧祇劫修菩萨行，尽具足五分法身、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，尽度无数阿僧祇众生入于泥洹。”

问曰：“经说，一佛出世度九十那由他众生入于泥洹，何以言无数阿僧祇众生耶？”

答曰：“此经说，一佛出世度九十那由他众生者，但云从佛得度者有尔所众生。而众生或自从佛得度，或从弟子，或遗法中而得度者。言九十那由他众生者，直佛边得度者。总而言之，无数阿僧祇众生入无余泥洹。三世诸佛三等尽等，而得戒不等。”

问曰：“恶律仪戒，众生类、非众生类上得也，能以不能尽得戒不？”

答曰：“但于众生上得恶律仪戒，非众生类上不得恶戒。有云，但于能杀众生上得恶戒，不可杀众生上不得恶戒。又云，可杀不可杀，众生上尽得恶戒。如屠儿杀羊，常怀杀心作意杀羊，无所齐限；设在人天中者不杀，而受生展转有堕羊中理，是故于一切众生尽得恶戒。十二恶律仪亦如是。十二恶律仪者：一者、屠儿，二者、魁脍，三者、养猪，四者、养鸡，五者、捕鱼，六者、猎师，七者、网鸟，八者、捕蟒，九者、咒龙，十

者、狱吏，十一者、作贼，十二者、王家常差捕贼，是为十二恶律仪人。养蚕业等，谓皆不离恶律仪。恶律仪戒有三时舍，死者欲爱尽时，受律仪戒时，如受三归时。初始一说即舍恶戒，第二、第三说时即得善戒。”

“人作恶戒时，何时舍善戒，得恶戒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一说言‘我作屠儿’，即舍善戒，第二、第三说‘我作屠儿’，即得恶戒。又云，随何时舍善戒，即得恶戒。若善戒人未自誓作屠儿，但以贪利共屠儿作杀害事，尔时名犯善戒。求舍善戒，求得恶戒，必自誓作屠儿，而得恶戒。若受恶戒，自誓便得，不从他受。若欲受一日、二日，乃至十日、一年、二年恶律仪戒，随誓心久近随意即得。所以尔者？以是恶法，顺生死流，无胜进义，是故随事即得，不同善律仪戒。”

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七 亲近品第九

复次，菩萨摩诃萨知恩报恩，修大方便利益众生，应适随宜显示无方。善男子，有佛出世，号无异王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应现世间，引接有缘。有缘既尽，迁神涅槃，灭度之后，于正法中有一婆罗门子，聪明黠慧，受持五戒，护持正法。婆罗门子缘事他行远至余国，到于中路，多诸贼难。有五百人共为徒侣，前至峪路。于顿止处，五百群贼常住其中，前后围绕，欲劫行伴。尔时，贼主密遣一人，历伺诸伴应时欲发。

尔时，贼中复有一人，先与是婆罗门子亲善知识，以亲善故先来告语：“善男子，当知于初夜时，当有贼发。当时愦闹，恐相伤损，故相告语。汝密自作方便，远舍而去，勿令伴知。”

尔时，婆罗门子闻此语已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：“欲告语伴，惧畏诸伴害此一人。若害此人，惧畏诸伴没三恶道受无量苦。若默然者，贼当害伴。若杀诸伴，贼堕三恶道受无量苦。”作是念已：“我当设大方便，利益众生，不自为己。三恶道苦，是我所宜。”思惟是已，即便持刀断此贼命，使诸同伴安隐无为。

尔时，众伴异口同音而作是言：“大婆罗门子，卿是胜人，亦是纯善之人，云何今日作此大恶？”

尔时，婆罗门子胡跪合掌，心生惭愧：“而我今日不应作恶，为利众生及诸同伴。”

尔时，众伴复作是言：“汝自杀人，于我何益？”

答众人言：“此是恶贼，欲谋害众伴。为是伴故，断此人命，令伴安隐还家。而我罪报，甘受地狱苦。”

尔时，五百伴人举声大哭，悲喜交集而作是言：“天下所重无过于命，所畏无过于死。所以然者？一切众生皆舍金银珍宝、国城妻子、衣服饮食为救身命，我等众伴便为更生。”作是语已：“此婆罗门子，为众生故，不辞众苦及三恶报。我等今日，当念重恩。”

“报重恩者，今当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”作是语已，即令发心。

尔时，五百群贼复作是言：“卿是胜人、纯善之人，云何乃能作是大恶？”

婆罗门子言：“我诚不应作是大恶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并护汝等身命故。”

尔时，群贼而作是言：“卿自杀人，于我何益？”

时婆罗门子报诸贼言：“我先知汝等在此，但我默然，不告语国王及我诸伴，以是故令汝等身命安隐。”

尔时，诸贼闻是语已，而作是念：“我等身命便为更生。”即前合掌向是童子：“善哉大士修大悲者！愿救我等，何所作为？”

答曰：“我所作者，唯当速发无上菩提之心。”

尔时，诸贼为报恩故，寻声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菩萨勤求精进，欲庄严菩提，欲报佛恩，常当忆念一切众生如一子想。善男子，当知尔时婆罗门子，岂异人乎？则我身是。以是因缘，超越九劫，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复次，菩萨修大方便知恩报恩。佛在竹园精舍，有一比丘身患恶疮，形体周匝脓血常流，众所恶贱无人亲近，住在边外朽坏房中。尔时，如来即示神力，隐蔽大众令无知者。如来独往病比丘所，随其所须取水洗之。思惟是已，令欲界一切诸天知之。释提桓因与诸眷属无量百千前后围绕，雨众天花，作种种天乐，住虚空中。尔时，忉利天王手持百福庄严微妙澡罐，盛满清净大悲净水即前奉迎，头面礼如来足，却住一面。

尔时，如来即伸百福庄严臂，即于纤长五指放大光明，远照诸天大众已，集如来躬，往病比丘所，即放顶光照病比丘。比丘遇光，苦痛即除，于脓血中而起归命稽首，而形不随。如来即以右手，从天帝释受取宝瓶，灌病比丘顶，左手摩拭病比丘身，身诸疮病随如来手寻得平复。得平复已，欢喜无量：“南无释迦牟尼！南无大慈悲父！南无无上最胜医王！而我今日身病除愈，唯有心病。如来今者，为怜愍故施我法药，除我身心

所有重患。”

尔时，如来告病比丘：“如来今者念汝重恩！如来今者欲报汝恩！”

尔时，病比丘惊喜无量。佛时即为示教利喜，比丘欢喜即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释提桓因及诸眷属，无量诸天皆堕疑网：“如来云何枉屈神德，洗病比丘疮痍脓血，云言报恩？其事云何？愿为我等分别解说。”

佛告释提桓因及诸天大众：“汝等善听，当为汝说宿世之事。释提桓因，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尔时有王恶逆无道，非理压伏逼夺取财。尔时，恶王与一五百，深心相知，密共要言：‘若当有人犯官事者，汝当苦治，威恩随汝。若得财贿，与我共之。’尔时，五百常行鞭杖，得财多者便令不著，若无财者或致失命，以此为常。时有优婆塞犯小官事，将付五百应受鞭楚，闻是优婆塞是好善人便令无著，于楚毒中而得脱难，以是因缘欢喜无量。憍尸迦，当知尔时五百者，今病比丘是；优婆塞者，今我身是。是故菩萨于无量阿僧祇劫轻恩重报，乃至正觉心常不忘。”

尔时，释提桓因及无量天众欢喜无量。有四万八千诸天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已，作天伎乐，各还所止。

佛告阿难：“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知恩、报恩，当行四事：一者、亲近善友，二者、至心听法，三者、思惟其义，四者、如说修行。复有四法：一者、随法不随人，二者、随义不随字，三者、随智不随识，四者、随了义经不随不了义经。行此八法名为知恩。复行八法是名报恩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利，二者、衰，三者、毁，四者、誉，五者、称，六者、讥，七者、苦，八者、乐。复行四事，是名知恩，亦名报恩：一者、见恶众生心生怜愍，以修慈因缘故；二者、见苦众生目不暂舍，起悲因缘故；三者、见师长、父母、有德之人心情欢悦，起喜因缘故；四者、见怨家众生心不嗔恚，修舍因缘故。”

尔时，阿难即整衣服，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初发菩提心时知恩报恩，行初四事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出世，名毗婆尸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出兴于世，教导有缘。有缘已尽，迁神涅槃，正法、像法灭已，有国名波罗奈，人民炽盛，国土丰熟。其王常以正法治国，不枉人民。其国有山名仙圣山，其山常有五百辟支佛止住其中，多有五通神仙亦住其中。尔时，多有诸禽兽等而来依附。有一师子名曰坚誓，身毛金色，有大威武，力敌于千，发声哮吼，飞鸟堕落，走兽隐伏。游行山泽，见一辟支佛沙门威仪清净，见已心喜日日亲近，常闻诵经说微妙法。尔时，有大猎师，见是师子身毛金色

，心生欢喜而作是念：‘我若得此师子，剥取其皮奉上国王，必施爵禄七世无乏。’思惟是已，复发是言：‘坚誓师子，兽中之王，弓箭所不及，弶网所不制，我今复当更设异计。坚誓师子所敬望者，乃是沙门。我今当作沙门之像，密弓射之，袈裟覆上，细视徐行往诣树下。彼若见我必来亲附，以亲近已便复挽弓，药箭射之，万无不获。’思惟是已，即便还家，而唱是言：‘祖先已来历世相承常为猎师，未曾闻兽身毛金色，况复见之！’今欲猎取，即剃须发而被法服，如所思惟，还入山中坐一树下。尔时，坚誓师子见是比丘心生欢喜，腾跃亲附，舐比丘足。尔时，猎师即便射之，既被毒箭，哑喋哮吼欲前搏撮，临欲毁害，复作是念：‘此是沙门被坏色衣，是三世佛贤圣幖帜。我今若害，不足为难。若夺其命，便夺诸佛贤圣幖相。’思惟是已，饮气忍苦。复经少时，毒药转深，苦痛难忍。思惟是已，复欲搏啮，复发是言：‘不足为难！若毁害者，诸佛贤圣之所呵责。又复世间善恶不别，此是恶人，怀毒阴谋欲来害我。我若不忍，与彼恶人则无有异。修忍之人，一切爱敬！不忍之人，众所憎恶，增长烦恼；长烦恼故，生死增长；长生死故，生诸难处；生难处故，远离善友；远善友故，不闻正法；不闻正法故，重翳疑网；以疑网故，远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我今不应起恶。’作是念已，即说偈言：

“‘愿自丧身命，终不起恶心，

向于坏色服！愿自丧身命，

终不起恶心，向于出家人！’

“说是偈已，即便命终。天地六反震动，惊诸禽兽四散驰走，无云雨血，日无精光。尔时，猎师即脱被服，持刀剥之，担负还归；既至家已，奉上国王。王见欢喜，问诸臣言：‘我从生来，未闻畜兽身毛金色，如何今日亲自眼见！奇哉！怪哉！’徐问猎师：‘以何方便而得是皮？’尔时，猎师即前白王：‘唯愿大王赐我无畏，当以上事向大王说。’王言：‘随汝所愿。’尔时，猎师具以上事向大王说。王闻是语，心生忧恼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。即出，宣令一切大臣及诸小王大众已集，即自宣言：‘诸君当知，我曾从智者闻如是语：‘若有畜兽，身毛金色，必是菩萨。’若一众生发菩提心，令一切众生得大利益。如何今日是恶猎师，设是方便杀是菩萨？我今若以官爵俸禄、象马、七珍、衣服、饮食、钱财谷帛赐是恶人，则与彼一道共为劳侣。’思惟是已，即取猎师夺其命根，持师子皮还入山中。到尸骸所，即以牛头栴檀聚而成龛，以火阇维师子皮骨，收取舍利起塔供养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诸善男子，坚誓师子者，今则我身释迦文是。菩萨如是亲近善友，乃至丧命，终不起恶。何以故？为知恩报恩故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得近善知识故，能速成办

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，菩萨常勤求善知识，为闻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义，三界烦恼皆悉萎悴。菩萨至心求佛语时，渴法情重不惜身命，设践热铁猛火之地不以为患。菩萨为一偈故尚不惜命，况十二部经！为一偈故尚不惜命，况余财物！闻法利故，身得安乐，深生信心、直心、正见。见说法者，如见父母，心无憍慢。为众生故至心听法，不为利养。为众生故，不为自利。为正法故，不畏王难、饥渴寒热、虎狼恶兽、盗贼等事。先自调伏烦恼诸根，然后听法。非时不听，至心听法。恭敬说者，尊重于法。是名菩萨知恩报恩。

“云何菩萨至心听法？听法有四：一者、至心，二者、一心，三者、一切心，四者、善心。是名菩萨勤求十二部经。所以者何？念佛重恩，为欲流布诸佛正法，为欲增长诸佛法故，为令世间信佛法故，为令一切无量众生悉得无上菩提道故。是故菩萨念十方无量诸众生故，为报诸佛之重恩故，是故菩萨所以勤求十二部经。菩萨何故勤求佛法？欲令众生生信心故，是故求于因论。为知诸过罪故，为破外道恶邪论故，为知方便调众生故，为欲分别如来语义世语义故，是故菩萨求于因论。菩萨何故求于声论？为令言辞净庄严故，不净之言不能宣说明了义故，为欲解知一切义故，不坏正语憍慢心故，破于邪见为知方便调众生故，是故菩萨求于声论。菩萨何故求诸医方？为令众生离诸恶不善四百四病故，为怜愍一切众生为令生信心故，既得离患心生欢喜故，以得欢喜心常念诸佛大悲度众生故，是故菩萨求诸医方。菩萨何故求世方术？为易得财利众生故，为众生生信心故，为知世事破憍慢故，调伏众生故，破一切法相诸暗障故。若有菩萨，不能如是求五事者，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智。为得无上菩提故求于五事。

“菩萨知恩报恩者，为众生说，说何事？云何说？说何事谓十二部经？云何说成就五事？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说有二事：一者、次第说，二者、清净说。次第说者，初说檀波罗蜜，次说尸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。为知恩报恩故，思惟其义，如法而住，是名次第说。清净说者，听者坐，说者立，不应为说。若听者，求于法过，求说者过，不应为说。若听者，依人不依法，不依法者，不应为说。若听者，依字不依义，不应为说；乃至听者，不依了义经者，不应为说。何以故？是人不能恭敬诸佛菩萨清净法故。若说者尊重于法，听法之人亦生宗敬，至心听受不生轻慢，是名清净说法。次第说者一切说，一切说者，谓十二部经，乃至一句一偈乃至半偈。若辞若义若法，于其法义示教利喜时，或时呵责，或时真说，或时喻说，随所应说，或浅近说，或易入说，随所乐闻，是名菩萨知恩报恩次第说法。清净说者，菩萨摩诃萨于怨憎中修习慈心，得慈心已，于恶众生及放逸人，以诸方便而为说法，乃至爱乐其心慢恣及贫穷人，方便开示而为说法，不为赞己毁他、饮食利养、名誉故，是名菩萨知恩报恩清净说法。云何如法住？身口意业修习善法，具足清净知恩报恩，为庄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

“复次，菩萨摩诃萨知恩报恩，思惟其义，多闻逮得总持炽然法炬，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当修施、戒、多闻。供养说者，不求法过及说者过，无有害心，施众无畏，是名知恩。受人天乐，得道涅槃，是名报恩。菩萨复有四种，修于忍辱破坏不忍，庄严菩提摄取众生，令修忍辱若自忍、若使他忍，远离怖畏，是名知恩。以忍辱因缘，无有嗔心，眷属不坏，不受苦恼，心无悔恨，舍是身已受人天乐，得涅槃乐，是名报恩。善男子，菩萨复有四事，勤修精进破坏懈怠，庄严菩提摄取众生，为菩提道令修精进，卧安觉安离诸烦恼，增长善法，身受安乐，是名自利。菩萨精进不恼众生打掷呵骂，是名利他。舍是身已受人天乐，身得大力获菩提道，是名大果。是名菩萨精进四事。菩萨修定破坏乱心，庄严菩提摄取众生，为菩提道令修禅定，现受世乐身心寂静，是名知恩。以身心寂静故不恼众生，是名报恩。报恩菩萨舍是身已，受清净身，安隐快乐得大涅槃。是名菩萨禅定四事。

“复次，菩萨知恩报恩，成就智慧破坏无明，庄严菩提，以四摄法摄取众生，为菩提道修行智慧，以知法界故受身安乐，是名自利。能发众生世间之事及出世事，是名利他。能坏烦恼、智慧二障，是名大果。是名知恩，是名报恩。菩萨智慧四事不可思议。复次，菩萨以宿命智知宿世事，为观众生善恶诸业同受善者。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，菩萨摩诃萨以大方便处兜率天成就寿命，有三事胜：一者、寿胜，二者、色胜，三者、名称胜。初下之时，放大光明遍照十方。自知始入母胞胎时住时出时。于十方面行七步时，无人扶持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今此身是最后边！’诸天鬼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以诸华香微妙伎乐幡盖供养。三十二相庄严其身无能胜者。以慈善力坏魔兵众，一一支节同那罗延所得大力。童龀之年不学世事而能知之，无师而学自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梵天劝请为诸众生转正法轮。正受三昧，雷声震吼不能令动。诸兽亲附爱如父母，畜生奉食。佛知心故，云神降雨洗浴其身，树垂曲枝荫翳其躯。既成道已，六年之中，魔常伺求不得其短。常在禅定，成就六念，心善能了知觉观起灭。是名菩萨共生不可思议。不共生者，为欲利益一切众生，如彼狂人缘见如来还得本心，盲者得眼、倒产得顺、聋者得听，贪嗔痴者悉得除灭，是名不共生不可思议。又共生者，如来所行不可思议，常右胁卧如师子王，若草若叶无有动乱，旋蓝猛风不动衣服，发足行步如师子王、白鹅王等，若欲行时先发右足，所行之处高下皆平，食无完过遗粒在口，是名共生不可思议。复次，共生不可思议：一者、足下平，二者、足下千辐轮，三者、指纤长，四者、足跟腯满，五者、指网缦，六者、手足柔软，七者、腯膊肠如伊尼延鹿王，八者、踝骨不现，九者、平立手摩于膝，十者、阴藏相如象马王，十一者、身圆满足如尼拘陀树，十二者、身毛上靡，十三者、一一毛右旋，十四者、身真金色，十五者、常光各一寻，十六者、皮肤细软尘垢不著，十七者、七处满，十八者、上身

如师子，十九者、臂肘腩圆，二十者、缺骨平满，二十一者、得身腩相，二十二者、口四十齿，二十三者、齿密不疏现而齐平，二十四者、齿色白，二十五者、颊车方如师子，二十六者、味中得上味，二十七者、肉髻相，二十八者、广长舌，二十九者、梵音声，三十者、目绀青色，三十一者、眼如牛王，三十二者、眉间白毫。如是八十种不可思议相好。一一相好复有无量百千种微妙相好，一一相好皆是菩萨从初发心坚固菩提，知恩报恩，修是妙行，是故今得无上菩提。”

佛言：“如来久于无量阿僧祇劫，至心修持净戒故，得足下平，供养父母、和尚、师长有德之人，以是因缘，得足下轮相。于诸众生不生害心无劫盗想，若见父母、和尚、师长有德之人，远出奉迎，安施床座，恭敬礼拜破除憍慢，以是因缘，得纤长指。具上三行，得足跟腩满。以四摄法摄取众生，以是因缘，得指网缦。以好酥油摩洗父母、和尚、师长有德之人，以是因缘，得手足柔软。修集善法不知厌足，以是因缘，得腩膊肠。闻法欢喜乐为人说，为法走使，以是因缘，得踝骨不现相。三业清净，瞻病施药，破除憍慢，饮食知足，以是因缘，得平立手摩膝相。见分离者善言和合，自修惭愧亦教人修，以是因缘，得马藏相。自净三业亦教人净，若有众生四大不调能为疗治，以是因缘，得身圆相。

闻法欢喜，乐为人说，以是因缘，得身毛上靡相。思惟诸法甚深之义，乐修善法，供养父母、和尚、师长有德之人，若行道路、佛塔、僧坊，除去塼石荆棘不净，以是因缘，得一一毛右旋相。若以饮食璎珞施人，除去嗔心，以是因缘，获得二相：一者、金色，二者、常光。以何业缘得一一毛相？即此业缘，得身细软，尘垢不著。常施众生所须之物，以是因缘，得七处满相。自破憍慢调柔其性，随众生心如法而行，为除不善教以善法，以是因缘，得上身如师子相，得臂肘腩圆、胸骨平满相。以何业缘得纤指相？即此业缘得身腩相。远离两舌和合斗诤，以是因缘，得四十齿相、齿密不疏相、齿齐平相。修欲界慈，以是因缘，得白齿相。见有求者欢喜迎送，以是因缘，得方颊车相。

等视众生犹如一子，以是因缘，得上味相。常施众生无上法味，见有忘者施其忆念，自持五戒转以教人，修集悲心能大法施，以是因缘，得肉髻相、广长舌相。实语、法喜语、法软语、非时不语，以是因缘，得梵音声相。修集悲心，视诸众生犹如父母，以是因缘，获得二相：一者、目绀青色，二者、眼如牛王。见有德者称实赞叹，以是因缘，得白毫相、三十二相。虽复各各说其因缘，真因缘者，持戒精进。何以故？若不持戒能修精进，尚不得人身，况得三十二相、无见顶及肉髻相等无差别！复次，凡所作事定心不悔，以是因缘，得足下平相。若至心作，以是因缘，得千辐轮相、第二第三指网缦相、七处满相、细软肩、圆缺满身、直广长舌相。若常作者，以是因缘，得长指相、平

住摩膝、常光一寻相、齿密不疏相。

若净作者，以是因缘，获得余相。复次，若于众生生淳善心，以是因缘，得手足柔软，肤体细滑，尘垢不著。次第修集，时节修集，以是因缘，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相。喜修善法，心无悔退，以是因缘，得金色身、常光、齿白、眉间毫相。若闻赞叹不生憍慢，覆藏善法不令人知，以是因缘，得马藏相。所修善法回向菩提，以是因缘，得一一孔一毛相、身毛上靡、口四十齿、最上味相。勤精进故，以是因缘，得方颊车上身如师子相。至心爱念一切众生如视一子，以是因缘，得齿齐平、绀青目如牛王眼相。修集善法不知厌足，以是因缘，获得余相。菩萨摩诃萨住性行时，修三十二相业。住净行时，虽有如是三十二相，相不具足，未得明净。住十二行，尔乃了了明显具足一切佛法。

虽无量相众生不同，有上中下不可思议，是故佛说三十二相。一切众生所有功德和合集聚，正与如来一毛相等。一切毛孔所有功德，和合集聚乃成一好。合集众好所有功德，增至百倍乃成一相，唯除白毫无见顶相。合集其余一切诸相，增至千倍成是二相。和合集聚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所有功德，增至千万亿倍，乃成如来深远雷音，其声闻乎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微尘等诸佛世界。为众生故行大慈悲，知恩报恩，修集此不可思议甚深微妙不可思议如是好相，一一相能利益无量百千万亿大地微尘等众生令发菩提心，次第修集具足得成三十二相好，具相好已悉令住趣菩提树下，降魔成佛，转正法轮，利益众生，渡渴爱海，到大智岸，成就利益一切众生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一切大众诸菩萨摩诃萨等诸善男子，汝等谁能常念佛恩，护持正法，书写读诵微妙甚深大方便佛报恩经典？谁能于后恶世建大精进，受持拥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谁能护法流布此经，于一切众生作无边利益？”

尔时，大会中有万八千大菩萨摩诃萨，即从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长跪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能于后恶世之中，受持拥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护正法，教化众生。”

尔时，师子菩萨复作是言：“世尊，我亦能以种种方便摄持众生。”

金刚菩萨言：“世尊，若有众生当堕三恶道，我能遮持令不堕落。”

文殊师利复作是言：“世尊，若有众生凡所求索，我悉能令一切具足。”

智幢菩萨复作是言：“我能惠施众生大智。”

法幢菩萨乃作是言：“世尊，我能以法普施众生。”

日光菩萨言：“世尊，我愿施于众生安乐。”

月光菩萨言：“世尊，我能教化一切众生令修福德。”

善护菩萨言：“世尊，我能教化一切众生令不放逸。”

无尽意菩萨言：“世尊，我能教化一切众生，悉令见无尽界义。”

月上菩萨言：“世尊，我能惠施一切众生无上安乐。”

如是等诸菩萨，各自立奇特妙愿，庄严菩提，利益一切众生。为念佛恩，为报佛恩故，即从座起，胡跪合掌而白佛言：“愿以此经付嘱我等诸菩萨众！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此经？云何奉行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经名《摄众善本》，亦名《大方便》，亦名《微密行》，亦名《佛报恩》。”

佛告阿难及诸大菩萨摩诃萨众：“汝等当如说修行。”

说是嘱累品时，七万二千声闻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及余一切诸天龙鬼神、乾闼婆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及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8 种 / 16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月+庸]	臑	8	Unicode 有此字（U+267DB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166）
[卄/積]	藾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27090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036）
[國+或]	𨻶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D377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2479）
[(幸+丸)/衣]	□	1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
[⿰⻊+旁]	□	1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
[皮+刂]	□	1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
[目+妾]	𥈒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51D2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263）
[少/兔]	𧊒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3779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145）